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順宗

王伾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韓劉柳皆一時之選章執誼具有清望一爲所引不可復列於士類惡聲一播史氏極其貶詞若將與趙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爲亦何至此哉自其執政以後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范希朝韓泰奪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順宗抱篤疾以不定之國儲嗣立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

之可爲者也所未審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仕宦之情窮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姦也於時宦官乘德宗之危疾方議易儲以危社稷順宗瘖而不理非有夾輔之者則順宗危而憲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領大政以止一時之邪謀而行乎不得已亦權也憲宗儲位之定雖出於鄭絪而亦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諸內豎修奪兵之怨以爲誅逐諸人之地則韋執誼之驚王叔文之變色雖有自私之情亦未嘗別有推奉思據國本如謝晦傅亮之爲也乃史氏指斥其惡言若不勝實覈其詞則不過曰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僩然自得屛人竊語莫測所爲而已

觀其初終亦何不可測之有哉所可惜者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居之以險膠漆以固其類亢傲以待異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實不敵眾謗毀騰於天下遂若有包藏禍心爲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伾叔文誠小人也而執誼等不得二人不足以自結於上伾叔文不得於牛昭容李忠言不足以達於篤疾之順宗嗚呼漢唐以後能無援而致人主之信從者鮮矣司馬溫公之正而所資以行志者太后楊大洪之剛而所用以衞主者王安盎以處積亂之朝廷欲有

所爲弗獲已而就其可與言者爲納約之牖也叔文伾之就誅八司馬之遠竄事所自發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恐范希朝韓泰之奪其兵柄忿懟急洩而大獄疾興諸人旣蒙不赦之罪神策監軍復歸內豎唐安得有斥姦遠佞之法哉宦官之爭權而迭相勝負耳杜黃裳袁滋不任爲主也故執誼等有可黜之罪而遽謂爲千古之敗類則亦誣矣繇此以觀士之欲有爲當世者可不愼哉天下之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與天下共之其或幾介危疑事須密斷者則緘之於心而制之以獨若驟得可危之機震驚相耀以光大之舉動爲詭秘之聲容附耳躡足晝呼夜集排擊

言敘狀憑自謝爲變國如家乃不知旁觀側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慝事既祕言不能詳欲置辯而末從身受天下之惡自狀而已矣易曰不出戶庭无咎慎之於心也不出門庭則凶矣門內之密謀門外之所疑爲叵測者也流俗之所謂深人君子之所謂淺夫也讀柳宗元謫役之書匪舌是出其患亦可哀也已

憲宗

禮何爲而作也所以極人情之至而曲盡之也古禮之佚不傳者多矣見於三禮者唯喪禮爲畧備逮於古今無不可繇也然而猶有闕焉時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

不生禮之所未及也於是而後儒折中論定之道有可參酌以極得其中則遭亂失其父母尋求不得生死莫能知而爲之追服是已禮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問不絕偶爲仇敵而禮之往來不廢聲問相通無有阻也故諸侯失國而爲寓公大夫去國而有羈祿卽其爲行人而見執臨戰伐而見俘其生其死必相聞矣則生而遁告以吉凶死而得齊喪還葬奚有尋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王莽之世盜賊坌起永嘉而後胡漢分割於是而貴賤均於俘囚老弱隨其轉徙千里無人音問旣絕轉掠不定踪跡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終相暌隔母妻漂散不審存亡

者嗚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報視者而猶不充盡三年之哀慕亦慘矣哉晉庾蔚之等始建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禮定情之極致開公復起不能易也德宗母沈太后因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即位尋求數十年不得迨德宗之葬禮官乃申蔚之之議以德宗啟殯日發沈后之喪因此而祔廟之禮行焉夫蔚之之限尋求以三年俟發喪於中壽而德宗終身不廢尋求者以德宗已正位臨民爲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廢大政即位尋求兩不相礙也而士大夫既含重哀必廢婚宦盡心力爲尋求地期以三年則人子之志伸而生人

之理亦無崩壞之憂矣晉宋以來有因此而永絕婚宦者其志可尙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賢者之過蔚之裁之以中不亦體與不宦則祭祀不修不婚則繼嗣不立抑非所以廣孝也且夫尋求不得而生死固無據焉銜恤靡至一以喪禮居之萬一親幸而存豈非之生而致之死乎即位而尋求臨朝不廢之典宜於天子限求以三年權停婚宦宜於士夫酌中壽之年以服喪生存之望可絕以啟殯之日而爲忌人子之道以終變而不失其常補古禮之未有合先聖之六經此其選已

杜黃裳 請討劉闢武元衡之請徵李錡李絳之策王承

宗因興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時爲之也知時者可與謀國矣自僕固懷恩以河北委降賊而僭亂不可復制者安史之誅非唐師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賊自敗亡而坐收之也幽燕河濟賊所糾合之蕃兵突騎皆生存而梟桀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狠子野心習於戰鬬狃於反覆於斯時也雖李郭固無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敵也代宗驕之德宗挑之俱取敗辱雖有黃裳元衡之能斷李絳之智謀我知其未易爲籌度也至於元和而天下之勢變矣嚮所與安史同逆矯厲自雄者死亡盡矣嗣其僭逆者皆紈袴驕憨弋色耽酒之豎子也其偏裨則習於

叛合心離志怠各圖富貴之庸夫也其士卒則坐糜衆帑歆搏遊宕之罷民也而狎於兩代之縱弛不量力而輕於言叛乃至劉闢以白面書生李錡以貴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尋干戈此其望風而仆應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於有功韋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勸興師況黃裳元衡之心社稷而了成謀者乎故德宗奮而啟禍憲宗斷而有功事同而效異也夫既知其可以討矣則亦知其可以不戰而屈之矣姑試其威於西川而西川定再試其威於鎮海而鎮海平河北豢養之子弟固不測朝廷之重輕而苟求席安以自保衆心俱弛羣力不張於斯時也

唐雖不自信其有必勝之能而魏博成德幷王武俊田悅之儔彼自知之亦可聚畢之矣吉甫曰擊杜武之成績欲效之以微功於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轍也李絳之洞若觀火又豈有絕人之智計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憲宗之急而能安亦事同而效異也所以異者無他惟其時也時者方弱而可以驟方强而必有弱者也見其强之已極而先自還蹙遂朒縮以絕進取之望見其勢之方弱而遽自跳踉因興不揣之師此庸人所以屢趨而屢蹟也焚林之火達於山椒則將熸撲之易滅而不敢撲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惡知盈虛之理數以御時變乎劉淵石虎苻堅耶

律德光完顏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時者猶以爲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敗爲戀戀悲夫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蘇皆可謂得人之盛矣稹居易見知於裴中立軾轍見重於司馬君實皆正人君子所嘉與也觀其應制之策與登科以後忼慨陳言持國是規君過述民情達時變洋洋乎其爲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稱先王無悖於往聖之旨則推重於有道之士而爲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餘裕焉乃此數子者旣獲大用而卞躁譸張汲引匪人以與君子相持而害中於國雖裴馬秉均以臨之弗能創艾

也然則制科求士於言將不足采而可以辯言亂政之實斥之乎夫此數子者非其言之有過善觀人者不待其敗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數子者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號於人以爲清流之津逕而輕薄淫泆之士樂依之以標榜爲名士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爲君之心膂國之楨幹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塗宣生人之情理僻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推盪宛折暢快宣道而後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

於是游逸其心於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舉世之所不能含則蘇軾所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者是也始則單其心以達其言既則卽其言以生其心而淫泆浮曼矜誇傲辟之氣日引月趨以入於酒肉嬉遊服飾玩好書畫之中而必爭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此數子者皆以此為尚者也而抑傳覽六籍詭遇先聖之緒說以濟其辯則規君過陳民情策國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訓說命七月東山之可與頡頏矣則正人君子安得不斂衽以汲引為同心而流傳簡冊淺學之士能勿奉為師表乎乃有道者沈湎

以推致其隱則立心之無恆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迹古昔稱先王之中察見其詖淫況其濫於浮屠侈於游冶者尤不待終篇而知其爲羊羵蟻智之妄人哉若其淋漓傾倒沓颺衍之間陳論効之章若將忘辱忘死觸忌諱犯嚴怨以爲宗社生民計者固可取爲人主之龜鑑而不得斥之爲非則唯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諫設科則以應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懸足以及賸足以勝固無難伸眥引吭以言之無怍而可取者不乏也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之廣益無擇於人也言而可聽者樂取其言以釋吾回而增吾美也若其用人也則不以言也言而可聽必考其用

心之貞淫躬行之儉侈而後授以大任也書曰敷奏以言言無不盡若其黜陟則必明試以功而後定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誠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則策賢良以問政明王廣聽大智之道也設制科以取士唯其言以登用之則國是亂佞人進治道之大蠹也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蘇而止元白二蘇長於策問奏疏而止不必其辨以終爲君子傷節宣之權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與

廟議已審不諍臣之弼正以決行止其於治也有失焉鮮矣廟謨無據倚羣臣之道謀以相爭辯其於亂也幸免焉鮮矣何也貿貿然於得失之言之林一事立而無以自主

天子有耳而無心大臣辭謗而避罪新進之士氣[illegible]
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苟可言焉則言之不[illegible]
亦學語而言之勿論其挾私也即其無私而讀古人數策
之書輒欲引據憑[illegible][illegible]偶然之慧見爲實然聽出士末俗
之言妄爲歆動念生平身受之累推爲利害瑣瑣然挾持
以爲口實理亦近是情亦近是以與深謀熟慮相齟齬言
出氣盈不任受詘於是而誤國殃民終無可救也以憲宗
之時事言之一藩鎮之逆也言討者並欲加兵於歸命之
魏博言撫者遂欲屈志於窮凶之淮蔡彼以爲飭法之王
章此以爲懷柔之文德彼以此爲養寇而失權此以彼爲

生聲而釀禍河漢無涯之口窮年靡定究將誰與適從哉謀之已煩傳之將偏一端未建四海喧騰藉士遊人測衆論之歸以揣摩而希附會姦胥猾吏探在廷之蹤指以豫爲從就左掣右牽百無一就迨其論定而弊已叢生況乎多事之秋彊藩盜賊間諜伏於輦下機密播於崇朝授以倒持之柄而危亡必矣唐制誥令已下有不便者諫官上封事正改行駮之於後以兼聽得中而不議之於先以宣亂道斯定矣元稹甫受拾遺之命輒欲使諫官各獻其復正牙奏事及庶司巡對唯欲奪宰相之權樹己之威而已諫官者諫上之失也議方未定天子大臣未

有失也則所陳也論道者三公之職辰告者卿士之司糾
謬者諫官之責各循其分而上下志通大猷允定積小人
懸足以知此哉
樞密之官自憲宗以任宦官劉光琦始繹其名思其義責
以其職則以其功軍之生死國之安危毫釐千里之差九
地九天之略皆繫焉三代而後天子與夷狄盜賊爭存亡
非復古者大司馬掌九伐之法鳴鐘擊鼓馳文告以先之
整兵伐以涖之所能已天下之亂也則此職之設有其舉
之不可廢已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但在得其人耳
惟若憲宗委之宦官則吐突承璀王守澄貪以擅廢立而

血流宮禁乃因此而謂分宰相之權奪兵部之職所宜廢
也豈非因噎廢食而不愛其飯乎五代分中書樞密爲二
府雖狃於戰爭而歎重戎事然準漢大將軍丞相之分職
固三代以後保國之善術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祀既
宗伯之所司矣而禮部之外必設大常益以禮部統邦禮
職既繁委分心力以事神則恪恭不摯專責之大常而郊
廟之事乃虔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總百揆而兼任之
乎抑可使兵部統銓敘功罪稽核門曆制卒伍之踐更清
四海之郵傳覈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百端交集旨
日不遑乃欲舉三軍生死之命使乘暇而謀之其不以闒

與寇也不亦難乎兵部所掌者兵籍之常也樞密所領者
戰守之變也進止奇正陰陽互用存亡之大決於呼吸經
畫之密審於始終文字不得而傳語言不得而洩上承人
主帷帟之謀遙領主帥死生之命大矣哉專其事而恐不
勝乃以委諸守章程而綜衆務者乎樞密一官必舉而不
可廢審矣時或宇內方寧兵戈不試則縣其職以令宰相
兼之可耳而官屬必備儲才必夙一旦有疆場之事則因
可任之人授以固存之位與天子定謀於尊俎至其爲謀
之得失有宰相以參酌於前有諫官以持議於後亦不患
其擅國柄而誤封疆矣漢舉朝政盡委之大將軍而丞相

聽命五代使樞密宰相固欲重而貽權姦之禍唐宋之失在任劉光琦童貫盍所任非人而非其設官之咎若周官大司馬總戎政攝祀事兼任征伐則唯封建之天下無夷狄盜賊之防則可耳後世固不得而效也

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皆以直言極諫而居顯要當其極陳時政之得失無所避忌致觸李吉甫之怒上累楊於陵韋貫之以坐貶而三人不遷豈不人擬爲屈賈代之悲憤望其大用以濟時艱乎乃其後竟如之何也故標直言極諫之名以設科試士不足以得忠直之效而登進浮薄激成朋黨撓亂國政皆緣此而與漢唐之末造蔡邕凭釟對

淺斷叢論者深爲憤惋而逆以黨賊亡身覆亦無行跡可見則使益之予於公輔固不能救漢之亡起唐之衰亦槩可覩矣人君之待諫以正猶人之待食以生也絕食則死拒諫則亡國已然人之於食也晨而饔夕而飧源源相繼忘其爲食而安於其所固然如使衰瘠之夫求穀與芻豢而蹶茹之豈非其所勝受也則且壅滯於中而益增其病故明王之求諫也自師保宰弼百司庶尹下至工瞽庶人皆可以其見聞心得之語因事而納誨以道諫者不毛舉其事以事諫者不淫及於他漸漬從容集衆腋以成裘而受滋培於漉深未有蹶求之一旦使傾倒無餘盡海內之

事而纖悉言之槩在廷之人而溥徧刺之馳騖曼延藻帨文華取悅天下而與大臣爭用舍之權者也非浮薄之士孰任此爲截截之諞言哉夫唯言是求無所擇而但奬其兢抑又委取舍於考官則憸人辨士揣摩主司之好惡以恣其排擊若將忘禍福以抒忠讜則迎合希求爲登科之捷徑端人正士固恥爲之牛僧孺等之允爲姦邪不待覆轍折轂而有識者信之早矣夫李吉甫之爲邪佞也楊於陵韋貫之身爲大臣不能以去留爭其進退既與比肩事主而假手舉人以詆斥之則其懷諼以持兩端亦可見矣於陵貫之以舉人爲搖擠之媒僧孺宗閔以考官爲與援

之託則使擊去吉甫而於陵買之之爲吉甫可知也若僧孺宗閔湜之並不能爲吉甫則驗之他日亦旣章章矣何也上之所以求諫者不以其道則下之應之也言直而心固閉也無人不可諫而何待於所舉之人何諫不可納何必問之考官之選以道格君者匪搏擊之是快以理正事者非泛指而無擇朝而漸摩夕而涵濡何患忠言之不日徹於耳乃市納諫之名招如簧之口以侈多士之美哉三代之隆無此也漢唐之盛無此也此科設而爭辯興抑揚迭用以激成朋黨其究也鬻直者爲枉之魁徒以氣燄鋒鋩鼓動天下而成不可撲之勢僧孺等用而唐乃大亂以

訖於亡有識者於其始進決之矣
歲豐穀熟而減其價則糴者麇集穀日外出而無以待荒歲凶穀乏而減其價則販者杜足穀日內竭而不救其死乃減價者小民之所樂聞而吏可以要民之譽者也故俗吏樂爲之夫亦念聞減價而讙呼者何民乎必其逐末游食不務稼穡不知畜聚之民也若此者古謂之罷民罰出夫布而寘之圜土者也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洿池時修積藏必慎者歲雖凶不致於餒即爲百工負販以自養而量腹以食執勞不倦無飲博歌唱晝眠晨坐驕佚之習歲雖凶不致於餒即甚乏矣而采薇於山澤貸傭於富室亦敢

自計其大門之飼粥而必不閔然於河濱路隅學假之誠以號呼勸衆然若彼者實繫有徒一唱百和猝起哀鳴[illegible]官之減價乃不念價即減而既減之金錢顧其橐而何有也[illegible]者徇其狂妄而以拒商販於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illegible]我特人之死命以坐收踴貴之利罷民既自斃而官又[illegible]之以趨於斃嗚呼俗吏得美名而饑民塡溝壑亦慘矣[illegible]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持不可而商販輻輳民賴以生知治道者之設施固俗吏之所疑也俗吏者知徇罷民而已故罷士不可徇之以謀道罷民不可徇之以謀生罷士憚登天之難而欲廢繩墨以

可企及則必陷於愚陋罷民恤斯須之苦而欲忘長慮以說目前則必陷於死亡君子之弗徇之尸其怨而不恤誠有其大不忍者矣

憲宗志平僭亂李絳請釋王承宗於恆冀而困吳少誠於申蔡蹙已有攻堅而瑕自破者有攻瑕而堅漸夷者存乎其時而已矣當是時國家積弱而藩鎮怙彊河北其輪囷盤錯以折斧斤者也攻其瑕而國威伸瑕者破而逆氣折故西川江淮叛而速平唯其瑕也然而堅者自若則以申蔡逼近東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河北以窺朝廷之能否故用兵之所宜先者莫急於淮蔡矣少誠處四戰之地

旁無應援李師道殫力以為之謀為盜而已非能出一卒以助其逆彼戢易脆而國威可伸申蔡平而河北震驚不於此而攻戢將安攻乎若當時之最宜緩而不可急攻者莫恆冀若矣王武俊首聽李抱眞之約發憤討逆功固可念也而南有魏博以為之障北有幽燕以為之援東有淄青以為率然之首尾吐突承璀不揣而加兵徒以資盧從史之逆自取之也自申蔡而外所可申討者唯淄青耳淄青者南接淮海而西與燕魏相縣千里勢不足以相救故劉裕之滅慕容超也一入大峴而直搗其郛窮海必亡之勢也李納無尺寸之功有邱山之惡而師道繼之以鼠竊

之小醜力不足以大逞但恃穿窬之徒以脅宰相駭中外焚帑藏犯陵廟宵起晝伏幸免於天誅堂堂正正以九伐之法臨之如山壓卵莫之能禦矣舍此不圖而遽求多於難拔之恆鎮不亦愚乎詩不云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池者無源之水也故頻竭而中隨之藩鎮之逆池水之溢耳元和之世溢者將涸竭其頻而池自無餘憲宗持疑不決廟議亂於中涓故歷年久而後平賊雖平而國亦憊矣

揣摩情勢游移捭闔之士其術得讎而天下之亂不可止戰國之分爭垂數百年而不定暴骨連野人之死者十九皆此等心機所動搖天下而徇己說者成之也至於唐之

李世而游士之口復騰河北兵連宇內騷擾一言偶中狂夫捐久長之利害而一意徇之險矣哉若謂忠之爲田季安劉濟謀者是已於斯時也爲季安謀萬全豈有他哉陳王承宗之逆而必敗淮蔡淄青之自速其亡使二鎮合兵蹙承宗使就縛歸命改鎮修職則季安濟長保其富貴而承宗旣禽淮蔡不敢窮兵以抗命淄青不敢仗盜以竊姦天下亦蒙其安平之福矣其後田弘正一過鄆州而李師道旋授首於劉悟其明效矣而謂忠持兩端之策揣朝廷之舉動姑順天子之命實保承宗之姦以上免朝廷之怒下結叛逆之心自謂謀之已工而昧於久長之計者鮮

其揣度之中無定之衷固不勝其如簧之舌於是取堂邑以市交收饒陽東鹿以謝答二鎮固可處堂而嬉也而天下之禍乃以此而深使微忠也則二鎮順而歸命一言而決耳逆而助賊亦一言而決耳雖已潰收之而固無難也故曰忠之爲謀險矣哉故士之傾危而禍及天下者莫甚於善揣中外之情形而持之不失李巨川之亡唐張元吳昊之亂宋皆此也杜荀鶴韋莊之流始於容身終於倖利然技止於雕蟲猶不尸爲戎首而兀朮欲走一書生揣岳飛之蹤言如持券以終陷東京而不復當國者之御此曹也難矣獎之則羣起而撓國是抑之則反而事寇讎惟

當禍亂繁興之日庠序仍修貢舉不輟使有坦途之可遵而旁蹊庶其可塞乎將帥不得薦幕士督府不得用參謀亦拔本塞源之一道也

李吉甫之專恣憲宗覺之而拜李絳同平章事以相參酌自謂得馭之之道矣乃使交相持以啟朋黨之爭則上失綱而下生亂其必然也絳貞而吉甫邪弗待辨也雖然謂絳爲得大臣之道又豈能勝其任哉秦誓曰唯截截善諞言言者小人之所長也非君子之所可競也小人者不畏咎於人不懷慚於己君以爲是滔滔日進而益騁君以爲非詆訶而承而更端以進無媿咎之容若君子則言既不

聽恥於申說奚瑣瑣尚口之窮乎君子而以言與小人角長短未有貞勝者也易曰咸其輔頰舌應非不以正也然相激而愈支於以感上下之心難矣夫大臣者衷之以心裁之以道持之以權邦之榮懷與其杌隉繫焉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出而小人無所施其脣舌乃可定衆論之歸而扶危定傾於未兆若其一再言之君已見庸而衆囂莫止者必君志之未定而終且受訓則所謂不可則止者矣夫吉甫豈安於受挫不思變計者乎言出而繹必折之憲宗且伸繹而抑之矣然而屢進不已蹻蹻爭鳴者何也彼誠有所恃也恃憲宗之好諛在心乍咈而終俞繹之相尚

以口舌而必爭也如是而可以辯論之長與爭消長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得其朋以相牴牾而爭禍成矣此大臣之道所不欲以身任天下之紛紜者也縱而知此則當命相之日審吉甫之植根深固不可卒拔辭平章不受使人主知貞邪之不可並立而反求其故吉甫可逐也即受之而姑舍他務專力昌言斥吉甫之姦必不與同謀國事聽則留否則去不但無自辱之憾且正邪區分可俟小人之僨轅折軸而徐伸其正論於國亦非小補也不此之務屈身以與同居論道之席一盈一虛待下風者隨之而貴假朋黨交持禍延宗社絳能辭遇雨之濡哉嗚呼

言固未有方也論固未有定也失其大正則正邪之遷流未有據也吉甫絳君子小人之辨分矣他日德裕欲辨交之惡以修怨而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元稹之徒愈趨以與德裕爭勝則君子之名實又歸於李氏一波而萬波隨不知所屆要皆口舌文字之爭勝負於天下而國之安危俗之貞淫淆混而無據言之得失可爲善惡之衡乎盡臣道者不可不知正君道者尤不可不知也

魏博田季安死其子擅立李吉甫請討之而李絳請俟其變籌之堂上而遙制千里度之未事而驗之果然不爽尺而田興果請命奉貢效其忠貞一如絳言不差毫髮古今

謀臣策士徵驗疾速未有如此之不爽者也河朔自唐藩
田承嗣以來世怙其逆非但其帥之稔惡相仍也下而偏
裨又下而士卒皆利於負固阻兵廿心以攜貳於天子故
帥死兵亂殺奪其子攤戴偏裨者不一而終無有恃朝廷
爲與援者絳帥知田懷諫之必見奪於人亦惡知其不若
朱希彩吳少陽之相踵以抗王命哉而堅持坐待之說不
畏事機之變俗將歸己無所顧畏者豈果有前知不爽之
神智抑徼天幸而適如其謀邪言而允中固有緣來絳秘
不言而無從致詰耳田興之得軍心爲季安所忌久矣與
季安不兩立而特詭於季安恃其死以躡起奄有魏博謀

之夙矣欲定交於鄰鎮以成其犄據乃四顧而無有可託之彊援念唯歸命朝廷爲足以自固乃欲自達於天子而盈廷道謀將機洩而禍且至知唯李絳之可因效悃也信使密通以俟時相應舉國不知而絳之要言已定非一日矣絳言諸將怨怒必有所歸而不斥言與者爲與秘之耳逐懷諫而有魏博絳與有謀焉請命修貢皆絳之成謀也絳自策之自言之何憂乎事之不然哉能致之者絳之忠也能持之者絳之斷也能密之者絳之深也要非以智揣度幸獲如神之驗也故大臣之以身任國事也必熟識天下之情形接納邊臣之心腹與四方有肺腑之交密計潛

備嘗竭其肺腑乃可以招攜服遠或撫或勦而罔不如意夫以一人之憂爲憂以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者豈孤立廷繙閱已往之書聽築室之謀恃其忠智而無僨事之虞哉大臣之謀國也旣如此矣則天子命相倚之以決大疑定大事亦必有道矣殿閣之文臣旣清孤遠物而與天下素不相接部寺之能臣錢穀刑名雜冗而於機事有所未遑危疑無定之衷竭智以謀愈詳而愈左故人主之命相必使人參坐議出接四方如陸贄李絳之任學士也早有以延攬方鎮而得其要領天下亦知主眷之歸物望之集可與爲倚依而聽其頤指無患乎事機之多變而周章以失

操矣不能知人而厚防之嚴宰執招權之罰禁邊臣近侍之交以漠不相知之介士馭萬里之情形日削日離待盡而已矣

唐置神策軍於京西京北雖以備禦吐蕃然曾倚此軍削平叛寇則資以建國威捍非常實天子之爪牙也德宗以來權歸中涓與西北節鎮虜至莫能奔命李絳所爲欲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聽號召以擊虜之猝至不致待請中尉遷延莫救也憲宗聞絳之言欣然欲從而終於不果識者固知其必不果也唐於是時吐蕃之禍緩矣所甚患者內地諸節度分擁疆兵畫地自怙而天子無一爪牙之

士於此而欲奪之中涓之手授之爾鋭中涓激天子以孤危辭直而天子信之又將何以折之邪是軍也昔嘗以授之白志貞矣朱泚之亂哀解而散外臣之無功而不足倚有明驗也故付之於宦官亦無可委任而姑使其聽命宮廷耳如復分割隸於節鎭則徒爲藩鎭益兵而天子仍無一卒之可使有若朱泚者猝起於肘腋勿論其能相抗制也即欲出奔而跟蹌道路將一車匹馬而行乎繹不慮此欲削中涓之兵柄而強人主以孤立操必不可行之策徒令增疑何其疏也繹誠慮之深策之審則當抗言中涓攬兵之非宜取神策一軍隸之兵部簡選而練習之猝有邊

警馳遣文武大臣將之以策應外有寇則疾應外內有亂則疾應內與節鎮相爲呼應而功罪均之如此則天子有軍應援有責而中涓之權亦奪矣柰之何舍內廷之憂而顧外鎮之患乎如曰待邊將之奏報而後遣救無以防虜寇之馳突則偵探不密奏報不夙邊鎮之罪也非樞策之需遲而不及事也唐室之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鎮已昭然矣如之何其弗思

人臣以社稷爲己任而引賢才以共事不避親戚不避知舊不避門生故吏唯其才而爲身任疑謗而不恤忠臣之之效也周公遭二叔之流言旣出居東而所汲引在位者

哉摧殘不安於位公身之不恤而爲之哀吟曰旣取我子勿毀我室小人動搖君子取其爲國所樹之人指之以朋黨毀之以私親誠可爲痛然傷心者矣雖然公以叔父受託孤之任撫新造之國收初定之人心以衛社稷故必近取休戚相倚者以自輔固未可槩爲人臣法也立賢而先親知非無說以處此矣狎習已夙則其性情易見而賢否易知非遊采聲聞者之比也且吾權籍旣尊風尚旣正屬在肺腑者苟非甚不肖若李虞李仲言之於李紳亦將習見正人習聞正論順風而偃樂出於淸忠之塗則就親知而拔用之非無得也然而有大患者苟其端亮忠貞憂國

如家也則其議論風旨恆毅然外見而人得測其喜怒從違之所嚮於是所與親知者熟嘗其肯綮以相迎合亦習爲亢爽之容高深之說以自旌而求售如牛僧孺元稹李宗閔劉栖楚之流危言碎首亦何遽出賈誼朱雲之下杜欽谷永徒觀其表見且可以欺後世而有餘蘇舜欽石延年黃庭堅秦觀游大人之門固宜受特達之知遇杜祁公司馬溫公所不能卻也而後竟如之何也未遇則飾貌以相依已售則操戈以入室凶終之禍成乎比匪不亦傷乎憲宗詰守相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此必有先入之言誣絳以受私者絳曰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言之誠是憲宗

弗能奪也而李吉甫因之指斥羣類為朋黨以利[illegible]逢者即在於此非盡吉甫之誣也使牛僧孺李宗閔元稹令狐楚之徒早為絳之親故而倘開其忼慨之論絳能勿引與偕升乎而傾危淪亂之禍始將誰歸邪自非周公以至聖有知人之哲以叔父居攝政之尊則不可亟引親知開小人姻亞膴仕之端況乎人主方疑同官方忌為嫉疑之所避者乎進以樹特立之操退以養和平之福大臣之常度也縱雖忠未講於此上不能靖國而下以危身抑有以致之矣

吳元濟一狂騃豎子耳中立於淮泗之間僅擁三州不協

之飄延晨露之命所恃者王承宗旣不能出一步以嚮官軍之後李師道獨以狗盜之蟊刺宰相焚陵邑脅朝廷以招撫而莫救元濟之危非能如糾者河北連衡之不易撲也而唐舉十六道之兵四面攻之四年而後克何其憊耶論者責分兵如連雞參差不齊以致師老而無功似矣然使專任一將四鄰諸道旁觀坐聽其成敗則勢益孤而覆敗尤速則專任固不如分任審矣乃詳取其始末而究之元濟豈有滔天之逆志如安史哉待赦而得有其旌節耳王承宗李師道亦猶是也兵力不足以抗衡唯恃要結閒貳以求得其欲師道遣三數匹夫入京邸殺宰相燬陵寢

焚而聚扶火懷刃而大索不獲者爲之淵藪者誰也非大臣受三寇之金錢以相阿庇而誰能附邪則其行賂諸鎮觀望不前示難攻以脅天子之受降緊可知已外則韓弘之阻李光顏內則韋貫之錢徽蕭俛李逢吉等之阻裴度皆醉飽於三寇之苞苴而爲之脣舌者也故蔡州一空城元濟一獨夫李愬一夕而縛之如雞鶩其易也如此而環攻四年其難也如彼專安得有將相哉皆元濟豢飼之鷹犬而已僞裴武兩相立於百僚之上爲疑謗之招弗能勝也其遲久而後克不亦宜乎故國家當寇難相臨之日才臣有不足任之才勇將有不可鼓之勇邊外盜賊所以蠭

天下者皆豆區之惠而人爲之風靡非有淸貞之大臣前不屑千金後不恤猛虎則天子終無可寄之心膂諸葛公曰唯澹泊可以明志人君尙知所託國哉

德宗令廷臣相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愚矣哉夫苟納賄營私則公庭可以密語暮夜可以叩戶姻族游客可以居閒乃至黃冠緇流優伶僕隸一言片紙而可通奚必過從哉裴晉公同平章事以平寇須參衆議請罷其禁於私第見客憲宗許之則豈徒收集思之益以周知閫外之情形而洞開重門陰懸無所容其詭秘杜私門絕倖竇之善術莫尙於此也然而處此也亦難矣懲猜防之失則以延訪

爲公戒桀宗之謀則文以愼交爲正兩者因其時而已李太初羣言雜陳而漠然不應闒豪天下之議怨自以不用游談之士爲報國蓋截截諞言非執中有權者未易使之日進於前也嘗覽元白諸人之詩莫不依附晉公以自旌善類乃至歸休綠野猶假風韻以相激揚然則當日私第之所接納其能益於公以益於國者蓋亦尠矣以要言之人君不可禁大臣之交游而大臣固當自重其嚬笑論辨也文章也韻度也下至於琴尊書畫山川玩好鑒賞之長也皆勞視聽玩時日以妨遠略而僉人可託以求雠者也若夫一邑一鄉之利害此長彼短之策畧危言之而欲亟

行之祇以病國殃民而開無窮之害延訪者可務好士樂
善之虛名爲宵人儲利達乎周公下士至矣而七月東山
惟與農夫戍卒咏室家田廬之憂樂何有於指天畫地之
嘲鈐月露風雲之情態哉故延訪之公必以愼聽之正持
之勿徒矜虛名而損實事也
憲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淺所倚以謀社稷之大計
協心合德而不貳者獨淮蔡一役而已然當其時已與李
逢吉王涯旅進而無別及乎淮蔡旣平公居首輔而宦官
承寵爲館驛使賜六軍辟仗使印公不能以一言規正皇
甫鎛程异以聚斂與公分論道之席公力爭而以朋黨見

疑沒龍首池起承暉殿張奉國李文悅白公諫止而二人
坐貶凡此數者有一焉即宜拂衣以去乃層累相違公終
栖遲於朝右夫豈貪榮寵以苟容哉蓋亦有其故矣公開
閣以延士而一時抱負之士皆依公以利見公去則不足
以留必羣起而為公謀曰公不可去也委任重而受知深
志雖不伸自可因事納忠以大造於家國公姑隱忍以鎮
朝廷使吾黨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爭勝此言日進公
且不能違而假仰以息其浩然之志所必然矣故公俛仰
中外歷事暗主狎邇宵人乍屈乍伸終留不去皆附公之
末光者相從臾以羈遲也公之浮沉前卻不謂無補於昏

亂則從臾者之言亦未爲無當矣乃通數代之治亂而計之則所補者小所傷者大起水火之爭釀國家之禍公未及謀也爲公謀者其志其量其識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詘矣國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若進若退之身與小人迭爲衰王而秖以堅小人之惡何也君子之道不可則去耳小人乃不以君子爲憂而聚族以謀攻擊則忌娼之惡所遝者卽自起於其朋儔而同歸於消滅鄭侯一歸衡山而張艮娣李輔國之首交隕於白刃唯君子終留於位附君子者猶森森嶽嶽持淸議於廷閒且動闇主之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黨以爭死命抑且

結宮禁挾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勢乃成乎不可拔泰之彼茅以彙也否亦拔茅以彙也而君子之彙終詘於羣策羣力之險毒故劉向不去而王氏益張李膺再起而宦官益肆司馬溫公入相而熙豐之黨益猖大臣之道不可則止非徒以保身爲哲也實以靜制天下之動而使小人之自敝也彼附末光者躍冶爭鳴將爲宗主以立一切之功名而足聽哉是晉公之不去公之蔽也唐之病也朋黨之禍所以迄於唐亡而後止也惟澹泊可以明志惟愛身乃以體國惟獨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爲眾正之依歸惜乎公之未略於此也而後知鄴侯之不可及矣

韓愈之諫佛骨，古今以爲闢異端之昌言，豈其然哉？衛道者衛道而止，衛道而止者，道之所在，言之所及；道之所否，言之所慎也。道之所在，義而已矣；道之所否，利而已矣。是非者，義之衡也；禍福者，利之歸也。君子之衛道，莫大乎衛其不謀禍福以明義之貞也。今夫佛氏之說，浩漫無涯，纖微曲盡而威焉者，非能盡其說也。精於其說者，歸於適意自逸，所謂大自在者是也，則固偷窳而樂放其心者之自以爲福者也。其愚者，或徼壽祿子孫於亡獲，或覬富貴利樂於他生，唯挾貪求幸免之心，淫泆坌起，以望不然之得。夫若是者，豈可復以禍福之說與之爭衡而思以易天下

故愈之言曰漢明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梁武捨身迺敗餓死者以推究人心貞邪之致世教隆替之源固未嘗非無父無君之教流禍所及然前有暴秦之速滅哀平之早折則誰歟而歸罪於浮屠又何以服曉曉之口哉愚者方沈酣於禍福而又以禍福之說鼓動以啟爭一彼一此莫非貪生畏死避害就利之情競相求勝是惡人之焚林而使之縱火於室也適以自焚而已矣夫君子之道所以合天德順人心而非異端之所可與者森森鼎鼎卓立於禍福之外比干之死不信文王之壽考陳蔡之厄不慕甥館之牛羊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於是帝王奉之以敷教於

天下合智愚賢不肖納之於軌物唯曰義所當然不得不然也飢寒可矣勞役可矣竄放可矣囚繫可矣刀鋸可矣而食仁義之澤以奠國裕民於樂利者一俟其自然而無所期必若愚者之不悟亦君子之無可如何而道立於己感通自神俟之從容不憂暗主庸臣曲士罷民之不潛消其妄愈奚足以知此哉所奉者義也所志者利也所言者不出其貪生求福之心量口辨筆鋒順此以遷流使琅琅足動庸人之欣賞愈之技止此耳惡足以衛道哉若曰深言之而憲宗不察且姑以此怖之是譎也欺也謂吾君之不能也爲賊而已矣

憲宗之崩見弒已明而史氏以疑傳之莫能申畫一之法謂內侍陳宏志爲戎首者非無據矣而流觀終始則宏志特推刃之賊而汚瀦之首辟不僅在宏志也繇前事而觀之郭氏受冊先皇爲廣陵王妃伉儷已定憲宗立羣臣屢請正位中宮而憲宗不從已而與吐突承璀謀廢穆宗立澧王惲事雖未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穆宗憂而謀於郭釗釗曰俟之則今將之志藏之久矣繇後事而觀之陳宏志者非能執中外之權如吐突承璀王守澄之殺生在握也憲宗雖服藥躁怒而固爲英主不至如敬宗之狂蕩昏虐也承璀倚憲宗以執大命而志在澧王宏志以么磨

乍起而行弑正承璀執言討賊擁立澧王一機會而柰何聽其凶逆莫爲防制如謂承璀力所不逮則王守澄當因之以誅宏志而分罪於承璀以夷滅之其辭尤順今皆不然在宮在官相萃以隱術首結舌任宏志之優游則豈宏志之能得此於盈廷乎帝弑未幾而郭氏皇太后之命行矣穆宗非能孝者而奉之極其尊養郭氏雖飾賢聲以自暴而侈靡遊佚固一不軌之婦人其去武韋無幾也憲宗未殯承璀殺矣澧王亦相繼而含冤以死矣穆宗母子擁帝后之尊恬然而不復問舉朝卿士默塞而不敢言裴度雖出鎮河東固尸元老之望韓愈柳公權崔羣皆有淸直

之夙而必矣以覬先君之受刃匭匿一埽除之[宏]志安能得此於天下則上下伏發之情形又不可揜矣考諸稗官之傳記宣宗既立追憾憲宗之讎郭氏迫欲墜樓弒逆之蹟暴露於論定之後則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變之所自生則惟承璀惑主以易儲故激而生變郭釗所云俟之言正俟此一日也穆宗以適長嗣統逆出秘密故大臣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苟且塗飾不唯郭氏逭韋后之誅穆宗逃劉劭之戮陳[宏]志抑以逸罰為千秋之疑案嗚呼唐至是猶謂國之有人乎而裴度張[宏]靖柳公權韓愈之為人臣亦可知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終

衡陽王夫之譔

穆宗

元和十四年李師道授首平盧平其明年王承宗死承元歸命請別除帥成德平又明年劉總盡納其土地士馬送遣部將於京師爲僧以去盧龍平田弘正徙鎭成德張弘靖出帥盧龍自肅代以來河北割據跋扈之風消盡無餘唐於斯時可謂曠世澄清之會矣乃未三載而朱克融囚張弘靖以起王庭湊殺田弘正以據成德亂更酷於前代終唐之世訖不能平穆宗荒宴以忘天下而君非君崔植

杜元穎闇淺不知遠畧而相非相張宏靖驕貴不接政事而帥非帥求以救寧天下也誠不可得雖然亦何至如此之亟哉田宏正之輸忱於王室非忠貞之果摯也畏眾之不服而倚朝廷以自固也劉悟之殺李師道師道欲殺悟而悟先發制之也王承元之斬李寂等而移鎮義成懲師道之死而懼也劉總之棄官以去見淄青魏博之瓦解黨援既孤而抱弒父與兄之巨慝不自保也是憲宗之世河北之漸馴於平者皆其帥之私心遽眾以逃內叛外孤之害而非其偏裨士卒之所願欲則暫見為定而實則陻滔天之水以數尺之堤耳王遂一入沂州而王弁即反王承

元欲大有而漸漸流夾擊斯勢也雖英君哲相不可以且惜哉其凶頑豈徒駕馭之非人以激成倉卒之禍乎嗚呼天地有遷流之運風俗有難反之機非大有爲者化行海寓若舜之分北三苗而洞庭彭蠡之狂波永息則必待天地之有悔心而正人之氣倍勝於邪慝以力爭其勝豈易言哉河北者自黃帝誅蚩尤以來堯舜禹敷文教以薰陶之遂爲諸夏之冠冕距之數千年而遺風泯矣永嘉之亂司馬氏不能撫有委之羯胡者百餘年至唐而稍戢乃末从而元宗失御逆乳犖山之凶狡使爲牧帥淫威以脅之私恩以啗之拔堅執銳競強爭勝以習之怒馬重裘割生

欲漸以改易其嗜欲而熒眩其耳目於是乎人之不斁也無幾故田承嗣薛嵩李寶臣之流非有雄武機巧之足以抗天下而居之君臣目睨之而不能動搖其毫髮非諸叛臣之能也河北之驕兵悍民氣燄已成而不可撲也師道死惡足以懲之玄正承元之順命惡足以化之其復起而樂爲盜賊必然之勢也垂及於石敬瑭而引契丹以入於奉之爲君覲金元相襲凶悍相師日月不耀凡數百年而數千里之區士民無清醒之氣凡皆君父戴讎盜竊宮闈事奄宦爭權利誇武疏者皆其相尙以雄恬不知恥之習也天氣旨則可以移人人氣盛亦可以熏天胎之亂之長

其食衣其衣少與之嬉長與之伍雖有和粹文雅之姿亦久而與化未甫釋而即尋戈經方橫而遽躍馬欲滌除殆更新使知有君親以效順也難矣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劉器之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而類皆遊宦四方不思矜式其鄉里邵康節猶以南人爲相爲亂階其亦誣矣雖然無往不復之幾必將變也薛河東趙高邑魏南樂三數君子者以清剛敬正學其有開必先之兆乎非尊志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滌其居食衣履嚬笑動止之故態而欲格其心未有勝焉者也論世者屬目而俟之久矣

貢舉者議論之叢也小人欲排異己求可攻之瑕而不得則必於此焉摘之以激天下之公怒而脅人主以必不能容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佐之以擊李宗閔楊汝士長慶元年進士榜發而攻訐以逞於是朋黨爭衡國是大亂迄於唐亡而後已近者溫體仁之逐錢謙益奪其枚卜廷訟自爭邊疆不恤以底於淪胥蓋一轍也貢舉之於天下羣人士而甄之者也其不讎者皆能多其口說以動衆者也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彈射之權公卿貪勢位暱子孫私姻亞莫此著明而其犯羣怒也爲烈故張居正之子首臚傳王錫爵之子冠省試搖羣心怵讒論國以不靖禍

德裕自以門蔭起家遠嫌疑而名位亦伸旣有
怒其知貢舉榜發而有相將白日上青天
之齊治……而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之恩持此以摘發
姦私而快其誅鉏何求而不克乎幸而德裕之於唐功過
相半也使德裕而爲溫體仁之姦唐亡於其手而歐且欣
戕賊又孰懲哉夫翹舉曖昧以報夙怨者誠小人之術矣
然所以致此者其情固私其事固鄙術知義之所不許亦
何爲而授人以口實乎夫以賄相援者勿論已以知交言
知其人之才而有薦賢之任揚之王庭固無吝也如其不
能則亦相愛以道使知命而待時耳如行能心迹他無足

取僕以文筆之長乍然相賞不保衆論之諧又奚足汲汲爲之謀利達哉以子弟言其才足用也門牆有可進之資而何須貢舉既以文就有司之試則才而見抑自有司之過而於己何尤然而相承不舍關節公行雖才望之大臣他端不枉而於此荏苒無憖士習不端成千餘年之惡俗伊可歎也內不勝婦人孺子之嚅呪外不勝姻亞門生之洽比恤暮年之炎冷念身後之榮枯一中其隱微而情不能禁賢者不免勿問壟斷之賤丈夫矣宗閔之於瑀蘇巢汝士之於弟殷士同也鄭覃行誼無大疵而底其弟朗李紳以賢見忌而有所請託乃至裴中立以耆德元勳何忌

其子不與淸華之選而使其子謏膺冒昧之榮尤可惜也習尙之移人特立不染者伊何人邪有之則允爲豪傑之士矣

朱克融首亂囚張宏靖而授以盧龍史憲誠脅忠孝之田布以死而授以魏博王庭湊殺推誠平賊之田宏正而授以成德唐之不足以興而迍邅以亡在此矣河北之亂始於僕固懷恩之割地以授降賊成於崔植杜元穎王播之因亂以獎叛人懷恩之姦植播元穎之陋固無足責者郭汾陽位兼中外裴中立身任安危而坐視失圖莫能匡救抑又何也夫汾陽固有不可力爭者矣前乎河北之降汾

陽以朔方孤旅崛起勤王威望未能大著也清渠之敗相州之潰亦稍挫矣宦官忌公奪其兵柄以授其偏裨一出而復東京藏朝義方且揶揄公以功不若人使公於此持異議以與懷恩相牴牾吝予降賊以節鉞既嫌於忌懷恩而擾其方畧且使懷恩爲朔方之將士謂公壓己以絀三軍之勞績他日者懷恩叛而朔方之衆惡能戴公如父母以效於國乎公戢意以靜持之知不可挽則姑聽之而有餘地以圖他日之蕩平公之慮深而志謹國危君竄而社稷終賴以安非淺衷之所易測也若中立以元臣受專征之命而元稹魏宏簡居中掣之中立抗辨以爭而不能奪

其亂任其受三叛之歸錫以方鎮非徒庇三叛也不欲公復收前日淮蔡之功名而解其兵柄也則中立豈容伸其遂憾哉三叛受封而公能爲東京留守不恤唐室之安危唯裴公之是圖稹之志也植元穎輩且無能爲異同況中立可自與爭得失乎用兵危事也內有攜貳之宰執而危乃滋甚使中立力爭弗與決志以進討敗者十九矣徒殺士卒虛帑藏討之不克而復封之身爲戮而國愈蹙此一往自任之淺圖而中立其背身執其咎乎雖然君如此其昏也相如此其劣也尊者不可使聽猜者不可使馴如中立者可以去乎而豈其未也中立之兼將相也與汾陽異

汾陽將而相者也其相寵之也去就不關其名節留身於浮沈之閒以爲他日社稷之寄將臣之道也中立相而將者也其將假以衣鉞爲三軍之重而固非將也留身於浮沈之閒則道以身輕而不足爲宗社生民之衛李逢吉元稹乃至無賴之鄭注皆可頡頏以爲伍身即留而固不足建他日補天鎮海之功多言數窮以激小人而堅護其惡豈徒無補而害且因之益滋矣元稹魏謩簡用而三叛罷征三叛割據而元稹復相沃膏救火火乃愈熾斯君子所重爲中立惜也汾陽默而唐安中立屈而唐亂時各有權道各有分人各有司故二公者地異而不可並論者也

君子小人怨讟交作迭相責望其亂也更甚於小人之獨握而不可挽何也君子懷國尚自有其技術小人持權亦自有其技術小人黠進深忌君子固樂逞小過而盡反其道君子復升深惡小人抑疾惡已甚而毀紲其謀夫既執國政而行其所欲為矣疆埸之或戰或守寇盜之或剿或撫征徭之或罷或興禮制銓除之或降或替邊臣受而行之將士部寺受而行之庶司郡邑受而行之百姓其善者固樂從之矣小人之稗政亦既不得已而奉行之財已費力已勞習之已成因之免害乃怨於此焉怨於彼焉將撫定畧官無定守士無定習民無定從姦人緣之以持兩端

愿民因之而無準則豈特小人之病國殃民已亟矣哉君子之以搖蕩天下之視聽而俾煢煢靡騁者亦不保其不導以亂也機事之泄姦弊之興窮民之左右救過而不遑士大夫之疑殆而交相詬訟然而政不亂民不窮封疆不僨國不危亡者未之有也夫小人之能固君寵結眾心幸成勞以侈功績者亦嘗取天下之大器而籌之有鉗制之術而下不敢違有從欲之餌而或享其利有揣摩之機而邊外盜賊亦可相持以苟安未幾而盡易之汲汲焉唯恐其復進不循其序而操之已蹙乃易之未久而小人果復起矣取已泄之機營已亂之緒而再用之外之必訌內之必

則君子小人交受其咎非但小人之亂之也穆宗在位四年其以君子則裴度也李紳也韓愈也欲為君子而不純者李德裕也以小人則李逢吉也元稹也牛僧孺也王播也李宗閔也庸靡不能自固而居其閒以浮沈尸大位者崔植也杜元穎也雖無大過而不克有為者蕭俛也鄭覃也或正或邪或才或窳無所擇而皆執國政俄而此庸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進矣一言之忤合一事之得失搖搖靡定而宦豎與人主爭權諫官與將相爭勢任賢貳去邪疑害不可言也並其任小人者亦使小人無自固之地一謀不遂一語未終早已退而憂危求閃爍自

金之術嗚呼晴雨無恆而稻麥腐於隴首芰連雜進而血氣耗於腑中不知其時之人心國事旦改夕更以快一彼一此之志欲更乘之以滅姦民且疲於奔命邊遠盜賊得閒而乘之皆奚若也唐之不卽傾覆也亦幸矣哉李林甫之姦也非楊國忠大反之而猶可不亂靖康賢姦爭勝而國以速亡極亂之國有治人有治人而益亂靖亂者自有道焉非相反之謂也

敬宗

君父之志未定姦邪之機方張嗣子幼沖或掖之以踐阼不以戴己者爲恩捨己者爲怨而過用其刑賞非德若舜

而有天下而不與者不能一飯之德猶求報之責舉之[illegible]特[illegible]等之中人之情君子不禁可謂之私亦可謂之厚道反此者廓然大公天下一人而已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以絕之行也抑豎牛讒賊公憤所歸雖欲賞之而衆必爭故以此而責人主合同異泯恩怨於參大議之大臣也誠難乃以此而釀賞違罰失政理而亂國是則大臣之受之者實任其咎循天理飭王章以靖衆志非翼戴大臣之責而誰責哉翼戴者可以居功矣則異議者惡得而無罪知異議之必按是非爲功罪而非異議之卽罪則翼戴者之不可以援立爲功審矣今夫薦賢才以在位拔寒素而躋榮

意甚盛也然苟爲端其之君子則必曰吾以事君也而不敢尸其報以牟利況夫天子者天之所命也天下臣民所欲得以爲父母者也竊天之權斂臣民之志欲而曰我自立之我可以受翼戴之賞自以爲功而求天子之弗我功也不可得也自以爲功天子功之則不與其議而疑於異己者恐得而免於罪乎始之者大臣也迫其濫觴而宦官宮妾進矣援一人而立爲天子小人之奇貨也於是孫程王守澄仇士良乘隙而徼之於是而賈充傅亮因而專之於是而華歆郗慮王謐柳璨不難移人之宗社以貿己之寵榮篡奪相仍皆貪功者之一念爲之也而徒以咎人主

之賞私勞無大公之德哉穆宗保王守澄之逆而厚賜神策軍士敬宗聽李逢吉之譖而竄李紳其相襲以亂刑賞非一日之故矣於是而知金日磾之不以託孤受爵卓哉其不可及已周勃居功相漢而致袁盎驕主之譖楊廷和居功受爵而貽門生天子之譏英主覺之於事後而不能愼之於當時勃與廷和自任已堅氣燄上奪其君有不能遽抑者在也識卑器小忠貞不篤以天下爲[illegible]莊自貽凶危而害流後世三代以下無大臣究其情實一鄙夫而已矣居密勿之地與從勝之謀國本不定竭忠貞以立正議事定國安引身而去以杜絕私勞之賞則傾危之禍其尚

息乎

小人之情愈趨而下小人之僞愈變而升故徵事考言以知人於早未易易也讀遺文觀已迹以論昔人之賢姦亦未易易也古今所謂小人者導君以徵聲逐色黷貨淫刑其悅也將祿容身希旨獻諛而不敢觸犯人主乖忤宦竪其恆也生事徼功掊克興利以召天下之怨其匿也乃自元和以來至穆敬之世所爲小人者術益進而竊忠貞正大之迹以制天下而不得以爲非後世誦其奏議且將有味乎其言而想望其風采嗚呼至此而小人之姦可勝詰哉李吉甫之始執政也以推薦賢才致天下之譽上國計

薄以人主知財之難而思節省尤大臣之要術也其他則媚疾導諛心逆其言不可勝道矣元稹李宗閔起而對策詰吉甫之姦推奧援之託堂堂侃侃寵黜不以爲憂尤斯志也何有於崔潭峻魏宏簡王守澄之刑餘又何有於李逢吉王播之貪鄙言之也不怍尤不懼也一旦改而事佞倖以傍趨有倍蓰於吉甫諸人之爲者觀其始進覽其遺文亦惡知其滅裂之至於此哉若夫劉栖楚者則尤異矣敬宗晏朝百官幾至僵仆栖楚危言以諫至於以首觸地流血被面而不退迹其風采均等朱雲固李渤之所不逮也王播賂王守澄求領鹽鐵復與獨孤朗等延英抗

論尤不畏彊禦鉏姦衞國之丰標也而栖楚之爲栖楚何如邪姦諂之尤而冒剛方之迹有如此夫然其所建白猶一時一事以氣矜勝耳至於牛僧孺而所託愈難測矣韓宏薦賄中外咸食其餌而僧孺拒之其律己也君子之守也悉怛謀據地以降李德裕力請受納而僧孺堅持信義其持議也君子之正也則且許以果爲君子而與於帝王之文德以無忝於大臣固無多讓而僧孺之爲僧孺又何如邪結李宗閔爲[illegible]黨傾異己壞國事姑自戍削以建門庭而僻其險毒又[illegible]天穆敬二帝雖曰淫昏而是非之心未能全泯故此誅[illegible]旨亢厲自飾而揣無誅殛之憂唯

是且忠直正大之迹欺天下以自容於公論甚矣唐中葉以後韓愈氏依傍六經之說以建立標幟則非假聖賢之形似不足以鼓吹後起之人才爲之羽翼因時所尚懸其浮動之氣小辨之才而栖楚且爲忠戇之領袖偷儒且爲道義之儀型小人之竊也至於此而窮工極變上欺人主下欺士民延及後世猶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春秋不登叛人之義濫許偷儒而栖楚叩頭流血之姦無有能摘發之者嗚呼小人之惡滔天尚誰與懲之哉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之仁正其不仁之甚者辨者不可不審也

文宗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宏志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悍而不滅燭以弑少年之天子邪克明蹈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路隋以學士而爲逆賊草制韋處厚俛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尚可謂唐之有人乎孫明復之治春秋曰稱國以弑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宮在官之辟者也然則憲敬二君之弑唐之大臣

所可追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弘張宏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鎛韋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焉而李絳裴度忠貞爲衆望所歸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艾忠良空天下之羣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瑱如圂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脅嬰兒之弄具也劉蕡一攄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擢第而抑無蔡邕髡鉗張儉亡命之禍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公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沈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爲其酬恩報怨假手

以快志之人所謂正人者唯以異己相傾之徒爲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爲生死不戴天之讎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權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當憲宗之弒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宏]志哉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內賊也匪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后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則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彼黨卽乘瑕而進功隳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戶以圖俯仰而依

附之王咸謂捫舌以相勸止紙回一札慷慨全消方且錄太后肆大赦以掩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來遂其波引同類护絕異己之情爲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爲善類地也而況匪人之比哉宦豎乃以知外廷之情志覩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閉戶自保而以不與爲安敬宗雖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剚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韋處厚泚筆弄舌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盈廷若是而拔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云賢者其能逃於法外哉李長源歸臥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兵閒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於爵祿權勢

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為大臣者皆徘徊於不進不退之交而自刃兩加於天子之廷樹之無人厥有繇矣文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甚不明也人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無可託也

朋黨興而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將孰從而正之哉邪正無定從離合無恆勢欲為伸其是詘其非畫一是非以正人之趨嚮智弗能知勇弗能斷故文宗曰除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亦非盡暗弱之說也李宗閔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與相排擯私也乃宗閔與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進則邪移於宗閔稹

而德裕晚節功業爛然視二子者有薰蕕之異矣李逢吉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怨引所深惡之牛僧孺於端揆以抑逢吉而睦於僧孺無定情矣德裕惡宗閔訐貢舉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為嫌而力薦德裕入相度之公也李宗閔與度均為被訐之人乃背度而相傾陷其端不可詰矣宗閔與稹始皆以直言進既皆與正人忤而一爭進取則稹合於德裕以沮宗閔兩俱邪而情固不可測矣楊汝士之汙濁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訐之使貶俾與裴度李紳同條受謗汝士之為貞邪不決矣白居易故為度客而以浮華與元稹為膠漆之交稹

之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從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訓鄭注欲逐德裕而爲宗閔以復相乃未幾陷楊虞卿而竄宗閔於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於俄頃褒貶變於睚眦是或合或離或正或邪亦惡從而辨之哉上無折中之宸斷下無臧否之定評顚倒天下以胥迷亂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決也揆厥所繇則自李絳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體與小人比肩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給之士聞風爭起弄其輔頰議論興而毛舉起權勢移而觸背乖貿貿焉馳逐於一起一伏之中驚波反濺罔知所屆國家至此其將何以立綱紀而保宗祏哉唐宋以遝敗亡一軌人君尸

居太息而未可如何嗚呼亂之初生自所謂君子者開之矣不但在噂沓之小人也呂吉甫章惇之害未去而首擊伊川者司馬公之門人蘇軾蘇轍也奄黨之禍未除而特引阮大鋮以傾戕正者温體仁所擊之錢謙益也當王介甫惡二蘇之日體仁將謙益之時豈料其速變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東西不知所極公忠體國之大臣慮之已早鎮靜慎默以贊天子之獨斷而人心戢風俗醇苟非其人弗能與於斯也

文宗恥爲弑君之宦豎所立惡其專橫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討之四顧而求託其腹心乃擢宋申錫爲相謀之不

克申錫以死禍及懿親而更倚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輿以致甘露之變申錫之淺躁物望不歸訓注則無賴小人緣倖竊以進傾危翻覆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輿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於其時非無勛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斷之偉人如李文饒而清謹自持如韋處厚鄭覃者猶不致危身以僨國文宗俱未進與密謀以籌善敗獨決意以託匪人夫亦有故存焉唐之諸臣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詫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倚其朋類爭衡

之戰勝耳故以裴中立之譽望崇隆爲四朝之元老而陳
宏志之弑杜口包羞若李文饒則假宦豎王踐言以內召
而李宗閔元稹牛僧孺之特陰厲爲輿援者又勿論也外
有不相下之仇敵則內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爭衡於一
進一退之閒則不能復問大貞大邪之辨文宗益流覽躊
躇知其無可與謀也而宋申錫以輕猾不審去就之庶尹
爲兩黨所不推舒元輿王涯賈餗則首鼠兩端持祿免咎
者也訓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擇而擊之力一試之德
裕再試之宗閔兩黨皆其所搏噬庶謂其無所固執而可
借爲爪牙者耳悲夫自長慶以來所敢以一言觸宦豎者

獨一劉從諫而已而固防其且爲董卓也則文宗不以委之中錫訓注而誰倚乎藉令謀之中立而中立未必應也謀之文饒而文饒固不從也謀之處厚覃而處厚覃且戰栗以退也謀之宗閔僧孺而比於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託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不肖者皆知有門戶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弒兩君殺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遙於綠野而況他人乎

牛李維州之辨伸牛以詘李者始於司馬溫公公之爲此說也懲熙豐之執政用兵生事敝中國而啟邊釁故崇奬處錞之說以戒時君夫古今異時彊弱異勢戰守異宜利

害異趣據一時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溫公以之矣乃所取於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誠信也誠揭誠信以爲標幟則謀臣不能折貞士不能違可以懾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辯雖然豈其然哉夫誠信者中國邪交之守也□□既踰防而爲□□之禍矣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掩之而不爲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養患以危我社稷殺掠我人民毀裂我□□也則太王甯終北面於獯鬻文王可永奉幣於昆夷而石敬瑭桑維翰湯思退史彌遠允爲君子矣突厥回紇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於唐含其暫時之惡而以信綏之猶之可也

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順逆無恆馭之有制終不可以邪交之道信其感孚也况乎吐蕃者爲唐之封豕長蛇無尺寸之效有邛山之怨偶一修好約罷戍兵而於此言誠信乎僧孺曰徒棄誠信匹夫之所不爲其所謂誠信者蓋亦匹夫之諒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來責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不三日至咸陽橋是其張皇虜勢以相恐喝也與張儀誇秦以脅韓楚之游辭同爲千秋所切齒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橫亦至此哉夫吐蕃自憲宗以後非復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

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復寇涇州李光顏鼓厲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訥羅以來求盟非其發也弱喪失魄畏唐而求安也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數年縱以荒淫殘虐之達磨天變於上人叛於下寖衰寖微而論恐熱婢婢交相攻以迄於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陽橋深入送死而無擇哉斂手頫顏取悉怛謀獻之使磔於境上以寒嚮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彊目無唐而鏃刃之下豈復有唐乎僧孺又曰吐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則其欺彌甚矣吐蕃之彊以其盡有北境也於憲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險而腴據

爲狐兎之窟於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紇侵有其故疆矣故韋皐一振於西川而隴右之患以息其南則南詔方與爲難而碉門黎雅之間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則潰散臣服不勞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詔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紇之東侵而唐無西顧之憂其在吐蕃則大害之所逼也而豈無關於損益哉夫夷狄聚則一而散則順事理之必然者也拒歸順者以堅其黨故婢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然與論恐熱百戰而終不歸者一謀之慘知唐之不足與也以是爲誠信將誰欺乎且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寧乎事成於德裕而

欲敗之耳小人必收其私怨而國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
皆不勝其恫疑之邪說文宗弗悟而從之他日追悔而兆
及溫公抑邊許之曰僧孺所言者義也使然則周公之兼
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義而後可矣
李宗閔欲逐鄭覃而李德裕亟薦之文宗自內宣出除覃
爲御史大夫宗閔曰事皆宜出安用中書其妨賢之情固
不可揜然以官守言則職之所宜爭以國事言則內降斜
封之弊所宜早杜其漸也崔潭峻以八年天子聽其行事
折之詎足以服宗閔哉鄭覃經術議論果勝大任人主進
一善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制下中書孰敢違者假令

宗閔抗命而中沮即可援蔽賢之辟施以斥逐乃若有所重畏而偷發於其所不及覺以與宰相爭勝負之機其陋有如此者宗閔得持國憲官常以忿懟於下以此而求折朋黨之危機宜其難矣故司馬溫公曰明不能燭彊不能斷使朝廷有黨人主當以自咎其說盡矣乃又曰不當以罪羣臣則於君子立身事上正己勿求之道未協於理而疑輕假敵怨尤激紛爭之害不可復弭元祐紹聖之際猶猶如也卒以滅裂國事取全盛之宋而亡之一言之失差以千里可不慎哉黜陟之權人主之所以靖國也格心之道大臣之所以自靖……退之節諫諍之宜君子之所以

立身也居其位安其職盡其誠而不踰其度故人主不昔於賢姦之辨而用舍不決使小人與君子交持於廷此宰相之所深憂然小人者豈能矯君心之必不然者而强上以從己哉則格心者本也適人者末也但令崇奢侈卑耽酒漁色牟利殃民狎宦豎通女謁之害一一禁絕於宮庭之嗜好則事之可否理之得失人之貞邪無所蔽窒而小人自不足以羣聚而爭勝若其格心之道已盡而君惛不知容小人之相牴牾則引身以退杜口忘言用養國家之福而禍不自我而興故孔子去魯不爭季孫之權孟子去齊不折王驩之佞在國則忘身去國則忘世身之安也天

下之禍也如或不得於君不容於小人乞身事外猶且紛
紜接納進人士而與結他日之援爲覆國計與適以激國
事之非爲進賢計與適以貽賢者之傷氣盈技癢憤懣欲
舒且與浮薄之士流連於山川詩酒之中播歌謠以洩悁
疾抑或生而有再用之情沒而有子孫之計樹人自輔悅
己者容乃使詭躁之夫依附以希他日之進黨禍乃成交
爭並峙立身之不慎也事上之不誠也素位不安害延於
國爲人臣而若此咎亦奚辭乃曰不當以罪羣臣不已過
與即其在位之日道在匡君而人才之進退國有常典官
有定司固非好惡欲伸唯己所任一大臣進而望風飾行

以求當於端揆者千百其辈也言論相符行止相應者不使退就銜勒奚必利民而衞國特以競勝於異己耳苟可以取盈然且破法而爲非常之舉汲引而懷取必之心則唯以所好者之升沈爲憂喜而君父生民或忘之矣賢之夙夜詎可云精白乃心乎夫德裕之視宗閔其得失迥矣而内不能郤崔潭峻王踐言之奧援外不能忘牛僧孺楊虞卿之私怨則使文宗推心德裕使汲引其所好者置於要地而宗閔不敢或違也終不可得其後武宗亦旣獨任之矣未久而白敏中令狐綯復起以盡反其局豈非德裕乘權之日恃主知之深厚聚朋好以充廷而不得志者如

伏火石中得水而爆烈哉夫元祐亦猶是也皆爲君子者進則响响退猶躍躍導人心於嚚訟而不可遏也以宰相之進退歸人主以卿尹之黜陟歸所司正己盡誠可則行否則止絕所進之攀附聽天命之廢興雖有小人何所乘以自立爲黨其不然也而曰不可以責羣臣也無惑乎溫公之門有蘇軾諸人之尋戈矛於不已也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跋扈傷府兵之廢敗而建議欲追復之徒爲危言貽後世以聽熒耳牧知藩鎮之彊在府兵既廢之後而不知惟府兵之積弱是以替兵而邊將驕欺唐之無兵以馴致於桀驁而不可復詰也且府兵未制之世數

獨[illegible]北之執[illegible]哉澤潞山南無非擁彊兵以傲岸者而談取區區聽命之州郡勞其農而兵之散其兵而農之則國愈無兵民愈困亂將愈起甚矣空言無實徒以熒慕古者之聽而流禍於來今未有已也府兵之害反激而為藩鎮勢所必然為所必趨已論之詳矣乃若杜牧所言有可取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倘可支百年者則十六衛是已十六衛以畜養戎臣[illegible][illegible]師之用者也天下之兵各分屬焉而環王都之左右各有守駐以待命蓋分合之勢兩得之矣分之為十六則其權不專不致如晉宋以後方州撫領擁兵而篡逆莫制也統之以十六則其綱不弛不致如宋之廂軍解

散弱廢弛以成乎積衰也夫邊不能無兵邊兵不可以更戍
而無固志必矣兵之爲用有戰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
其久住而衛家即以衛國者也而守之數不欲其多千人
乘城十萬之衆不能卒拔而少則無糧薪不給之憂戰兵
者欲其遊征而用其新氣者也一戰之勇功賞速效厲退
歸休抑可無長征怨望之情然則十六衛之與邊兵互設
以相濟寇小入則邊兵守而有餘寇大入則邊兵可固守
以待而十六衛之帥唯天子使以帥其屬而戰焉若夫寇
盜有竊發之心逆臣萌不軌之志則十六衛中天下以林
立而誰敢恣意以逞狂圖乎唯是十六衛之兵必召募挑

遷徙離散訓練而不可散之田畝則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勢不可以寓兵於農之陳言坐受其弊者也就其地食其食無千里飛輓之勞就其近屬其衞無居中遙制之病衞率巡之所司練之有司供億之皆甚便也此則唐初之善制不必府兵而可行之後世者也以杜牧之時尤可決行於一朝非若府兵之久廢而不可再興者何也河朔之叛臣不可遽奪而內地猶可為也且自憲宗以來淄青淮蔡西川淮南賊平之日兵不可散固可移矣成德盧龍魏博歸命之日兵不能罷亦可調矣以恩恤之以威臨之仍使為兵而稍移易之固皆不安而畝習於戎行者又何難於措

賢之有哉朝無人焉慮不及此而後天下終不可得而平
收固不足以及此而漫無憂國之心者又勿論已
甘露之變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文宗不得與知而李石
鄭覃於其時受宰相之命二子病矣君子之進退必以其
正其以身任國家之大政也必以其可爲之時血濺於獨
柳之下而麻宣於殿陛之間二子者譽望素隆而何爲其
然邪曰此未可以爲二子病也夫二子於此雖欲辭相而
義之所不許也悔禍之棄官申屠蟠之辭召位未高君未
知有我且時已敝極而無可爲也留正出國門而宋幾危
陳宜中奔占城而宋遂亡偷免於危殆以倡人心之離散

無生人之氣矣夫二子者唐之大臣而為文宗所矜重者
也天子不勝於宦豎兵刃交加於黼扆掠奪縱橫於內宮
三相四繫以磔徇天子之僅保其首領者一間耳二李之
黨分析以去裴中立以四朝元老俯首含羞二子不出而
薄收其潰敗之局以全天子安社稷將付之誰氏而可哉
幸而二李之黨與宦豎之未相結納而訓注始事宦官崩
中叛之故仇士良輩無心腹之大臣引與同惡特循資望
而授政柄於二子是以匪人不進誅殺止於數人而不濫
及使二子者畏避而引去宵人乘隙投中尉之門以驟起
而執政其禍更當何如邪夫二子之受相位而不辭非乘

開以希榮盡誅夷在指顧之間而有所不避也六巡邊使疾驅入京贊言盡殺朝士以恐喝搢紳李石安坐省署以鎮其暴橫於斯時也石固以腰領妻孥爲社稷爭存亡爲衣冠爭生死可不謂忠誠篤棐居易俟命之君子乎江西湖南欲爲宰相召募傔卒而石不許刺客橫行刃及馬尾固石所豫知而聽之者也崔元賞之能行法於神策軍將恃有石也宋申錫之枉得以復伸覃爲之也止滔天之水者因其潰濫而徐理之卒之仇士良之威不敢逆文宗得以令終而武宗能御其亂自二子始基之矣皎皎硜硜之節惡足爲二子責邪唐無靜正誠篤之大臣李石其庶幾

下策其次矣
聽言以用人不惑於小人而能散朋黨以靖國蓋亦難矣
雖然無難也有人於此而或爲之言曰是能陳善道糾過
失以匡君德者也是能決大疑定大計以固國本者也是
能禁姦邪裁佞倖以清國紀者也是能紓民力節浮費以
裕國用者也是能建國威思遠畧以靖邊疆者也如此則
聽之而試之察之驗其前之所已效審其才之所可至而
任之也可以不疑假不如其言而覆按之遠斥之未晚也
有人於此而或爲之言曰是久抑而宜伸者也是資望已
及當獲大用而或沮之者也是其應得之位祿與某某等

而獨未嘗拔者也是嘗蒙恩知遇而落拓不偶爲人所重惜者也如此則挾進退以爲恩怨視榮寵爲己應得以與物競而析獎於富貴利達以恤私而不知有君父者矣不待辨而知其爲朋黨之姦小人之要結矣楊嗣復託宦官諷文宗以召用李宗閔而文宗欲量移之計其爲辭不過曰是固陛下宰輔流落可矜而已矣抑不過曰是益李德裕之以朋黨相抑李訓鄭注之以邪佞相陷而已矣夫德裕之所逐固無可辭於小人而訓注之所排豈必定爲君子抑問其昔居輔弼之任所建立者奚若耳若夫撫綏於國而徒尸顯秩則已槩可知矣其黨固不能爲之辭而但

以曾允宰相遂不可使失寵祿將天子以天位任賢才使
修天職而止於屈者伸之邑鬱欲得者憐而授之是三公
論道之尊僅如黃葉以止兒啼矣嗣復曰事貴得中洵如
其言亦以平二李之不平使無偏重而已其以平其不平
者各厭其富貴利達之欲而已天子無進賢退不肖之權
但爲群臣謀爵祿之去留以消怨忌是尚得謂天下之有
天子乎況其所謂得中者祇以漸引小人而撓善類邪宋
徽宗標建中之號而姦邪遂逞無他其所謂中者夫人欲
富貴利達兩相敵而中分之謂也上無綱下無恥習以成
風爲君子者亦曰是久處田閒宜爲汲引者也朋黨惡得

而禁士習惡得而端國是惡得而定乎

武宗

嗚呼士生無道之世而欲自拔於流俗蓋亦難矣文宗憑几之際李珏等扳敬宗子成美而立之仇士良廢成美立武宗武宗立珏與楊嗣復以是竄逐於是而李宗閔之黨不容於朝政柄之歸必於李德裕此屈伸之勢所必然者也德裕即無內援而舍我其誰固非一樞密楊欽義之能引己也然德裕終以淮南賂遺賸交通之名於天下後世而黨人且据以爲口實雖欲辭託身宦豎之醜而不可得前此者崔潭峻王踐言皆能白德裕之直然則德裕之於

中人不能自立功表以不受磷緇亦已久矣史考德裕之相也首請政事皆出中書仇士良挾定策之功而不能不引身謝病以去唐自肅宗以來內豎之不得專政者僅見於會昌德裕之翼贊密勿曲施衡劃者不爲無力夫豈樂以其身受中人之援引者乎然而君之積傲已成乎極重難反之勢在內則中書與樞密相表裏也在外則節使與監軍相呼吸也拒之而常在其左側小不忍而旋受其大屈讒言興於維州之謀潭峻藉宣鄭覃之命德裕固曰吾不爲宦者用而我用宦者也楊欽義之內召無所屈節而以寶玩賂其欲德裕固曰此以待小人而使忘機非辱也

吾行吾志何恤於磽磽皎皎之嫌疑乎然而以視君子立身之大防則終玷矣生斯世也士君子之防君且毀之不可急挽也則抱有爲之志欲抒於國者誠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淡己無可羨之貲謀國無偏私之黨以君命而接之以禮秉素志而持之以正進不觸其深忌退不取其歡心俟時以得君而無求成求可之躁願庶其免乎乃德裕功名之士也固不足以及此也以德裕之材當德裕之世勿容深責焉可矣

老氏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女子小人滑天之惡所挾以爲藏身之固者也唐之宦官其勢十倍於漢

宋有輔國編四十年御世之天子如遂虛下並之其後憲宗敬宗死焉太子永死焉絳王悟安王溶陳王成美死焉三宰相一節度合九族而死焉庖人之於雞鶩唯其操鸞刀而割之也文宗垂涕而歎自比於周赧漢獻而以爲不如鬱鬱飲醇酒以成疾而崩其凶悍之鋒不可嚮邇也如此以爲神策六軍在其指掌故莫之能制是已而未盡然也當其時節鎮林立大臣分閫合天下之全力以視六軍豢養之能民豈不相敵而奚惴惴焉及觀仇士良之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日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知其所以毆中材之主入於其阱而不得出者

唯以寬柔之道際繁之因而馳騁之蔑不勝矣夫耳目之欲旋骸之適抑而安之順而安之亦曰此人主之所應得近侍之所宜供者耳於國無損於事非專即不以為彼功而抑非可為彼罪也乃當其驕橫者見人主亦含忿不堪而思翦滌俄而退息於深宮則娛樂迭進而氣不覺其漸平矣稍定焉而婀婀媚媚百出以相靡竟不知夙忿之何以遽銷也氣一往而衰安望其復振哉凡變童稚女清歌妙舞捐煩解憤者皆其戈矛鴆毒之機也正人端士沮喪而不得以時進獻其忱則皆廢然返曰出而與吾謀屏除者入而且與之歡笑吾惡能勝彼哉徒自誅夷貶竄而彼

能搖動之也未有不緘口息機以聽其孤危而莫恤者也則豈非其君兵非其兵狎媚且進而白刃夕張莫能測焉至豢之馳騁至剛綽乎其有餘矣然則羣奄之勢重邱山而弑逆相尋也豈恃神策之孤軍哉恃此而已矣漢宋之閹未嘗倒於家奴者皆此而唐之立國家法不修淫聲曼色自太宗以來浸為進御而無防閑之教故其禍為尤酷焉口鼻非精之不安身味肢體非精之不宜清嬹頻勞既結非精之不能穆耳而愉心林池魚鳥書畫琴弈張弧怒馬各有所嗜而皆能為奪情息怒之媒機械之張烈於嬴秦寄於曹操彼以剛爭此以柔制雖欲如周赧漢獻而不能

果不如矣人主而能知此則勿曰宦官之惡不可挑也以一念之無欲禦滔天之橫流有餘裕矣然而知之者鮮能之者尤百不得一也是以難也

河北三鎮之不服也豈其富彊足以抗天下不可制哉唐無以制之耳盧龍之亂陳行泰張絳相繼擁兵以脅節鉞張仲武起而討之問其所有士卒幾何合軍士土團千餘人而已問其兵食所出則仰給於嬀州以北而已卒如仲武之料幽州下叛人得然則唐果制勝得理以天下之力舉三鎮如拾芥耳而終困於不能者廟謨不定諸帥離心且逆黨私人奔走京國賄賂行於廷臣皆爲張其威勢以

勸姑息貸號不輯亂其成謀也君暗臣偷覦覷爾之故也

昔之議勝而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惡是何言也劉

稹阻兵擅立李德裕決策討之是已而復曰但得鎮魏不

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何其視鎮魏之太重也張仲武既以

盧龍歸命拊鎮魏之背矣何弘敬王元逵非有田承嗣王

武俊之梟桀即令納稹賂以陰相脣齒而朝廷宣昭義問

以臨之又豈敢北不畏盧龍之乘其後南不畏宣武之逼

其前西不畏河中之制其腋顯相抗拒以黨逆而獗興哉

職即不力亦持兩端以覘勢所趨耳然則劉稹既滅移弘

敬元逵於他鎮不敢違也召弘敬元逵以赴闕不敢拒也

彼雖驕蹇而惛耄抑且念昔之負固以長子孫者不死於天誅則死於帳下何如束身歸闕席富貴而保後昆部曲雖或嚚張帥心弛而氣亦頹矣威可服也恩可懷也張仲武之令圖可羨劉稹之狂謀可鑒也區區數州之土兩豎子尸居其上而曰終難化也德裕之於此憒矣乃遣重臣輸悃於二鎮曰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則既明諭左劵授以不拔之勢儼若敵國此言出後其可追哉澤潞王土也其人王人也鎮魏亦非北胡南蠻自爲君長之國也鎮魏可澤潞奚其不可又何以折劉稹而服澤潞之人心乎夫鎮魏西扼壺關東連齊鄆南一涉河

而卽汴宋中原之堂奧也樞背咽中而欲食之下咽也必不可得唐之所以一亂而不可再興皆此等成之也德裕者凡以成一時之功曾不恤禍結兵連之無日留之難化豈在河朔哉在朝廷耳武宗聽之詔二鎭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言不順事不成嗚呼唐終不可爲矣

楊弁稱亂河東逐李石結劉稹而其所恃者納賄於中使馬元贄元贄歸大言於廷曰弁有十五里光明甲以恐喝朝廷後來節鉞李德裕折之而後沮以此推之凡唐之藩鎭類以數州之土一旅之衆抗天下之威而朝廷僶俛以從其欲非兵力之果彊也皆賄也非李德裕折元贄之姦

則弁之納賄亦掩而不著史氏亦無從記之矣賄行於中消而天子惴賄行於宰相而百官不能爭賄行於省寺臺諫而天子宰相亦不能勝前此之討淮蔡討平盧廷議紛然唯恐兵之不罷者此也德宗窺見其情厚疑羣臣孤憤興兵而中外坐視其敗者亦此也唐之亂賄賂充塞於天下爲之耳凡三百餘年自盧懷慎張九齡裴休而外唐之能飾簠簋以自立於金帛之外者無有雖賢者固不能保其潔清特以未敗露而不章實固不可問也藩鎭之叛峙若敵國相惎若仇讎且唯以金錢貿中外之心而天子不能自固況州郡羣有司之廢置哉蓋唐自立國以來競爲

奢侈以衣裘僕馬亭榭歌舞相尙而形之歌詩論記者誇大言之而不以爲怍韓愈氏自謂以知堯舜孔孟之傳者而戚戚送窮淫詞不忌則人心士氣槩可知矣迨及白馬之禍凡錦衣珂馬傳觴挾妓之習熸焉銷盡繼以五代之凋殘延及有宋猶風已息故雖有病國之臣不但王介甫之淸介自矜務遠金銀之氣卽加王欽若丁謂呂夷甫章惇邢恕之姦亦終不若李林甫元載王涯之狠藉且不若姚崇張說韋臯李德裕之豪華其或毒民而病國者又但以名位爭衡而非寵賂官邪之害此風氣之一變也乃唐之率天下以奔欲崇貨而遲久不亡者何也朝士以賄而

容姦逆臣亦以賄而自固志氣俱偷其欲易厭故稱兵犯順者皆護其金穴以自封而無問鼎登天之志其尤幸者回紇吐蕃唯以侵掠爲志浸淫久而自敝亦無劉淵石勒之雄心斯以幸存而已矣使如宋也三虜迭乘以壓境豈能待一遷再遷三遷而後亡哉賄賂之敗人國家如鴆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

殺降者不仁受其降而殺之不信古有其言誠仁人君子之言也雖然言各有所指道各有所宜不揆其時不察其故不審諸順逆之大義不度諸好惡之公心而唯格言之是據則仁人君子之言皆成乎蔽仁蔽而愚信蔽而賊不

可不辨也所謂殺降不仁而無信者爲兩國交爭戰敗而倒戈與夫夷狄盜賊之脅從而自拔者言也或蓄惡之志固不堅或求生之外無餘志則亦生全之或且錄用之而銷忿怒以予維新斯允爲敦仁而崇信矣劉稹之叛郭誼爲之謀主及夫四面合圍三州已下稹守孤城而日蹙誼與王協說稹束身歸朝稹既從之欲降矣誼乘其懈殺之以自爲功武宗與李德裕決計誅之夫豈非允慊人心之公惡者以行大法而司馬溫公譏其失信其信也非其所以儆而懲亂賊者乎亂人者不殄絕之則亂終不已者也懷以仁而即乘吾仁以相犯結以信而即怙吾信以相欺

者也而唐藩鎮之亂率因此而滋自祿山爲逆以來擁戴之者豈果僥倖其主之成大業而已爲鄧禹之效尺寸哉人挾好亂之心而嗾其主帥以爲逆魁以弋利於己故李寶臣薛嵩田承嗣首自反噬而果獲分土擁尊之厚利蓋當勸亂之日已挾自私之計上脅朝廷下睨其主流血千里主族亦赤無非可罔利之左券而朝廷果以姑息而厚酬之位兼將相澤及子孫人亦何憚而不日導人以叛逆哉賣主之腰領以求榮主族夷而已詫元功計當日之爲藩鎮者側目而寒心自非狂騃如劉稹者未有不以殺王協郭誼爲大快者頻年身膏原野之鬼與痛哭郊原之寡

妻孤于囹圄且不怨積而怨協誼故二賊伏誅而後武宣之世藩鎮無叛者既有以大服其心而裨將幕僚知無他日幸免僥功之轉計則意亦戢而不敢導其主以狂悖殺一二人而全天下仁也殺無悔之人以行法信也高帝斬丁公而今古稱其義況躬爲逆首者乎且劉積既從誼協之謀以欲降矣誼可容積獨不可降乎殺降者誼也殺誼者所以殺殺降者也而何尤焉唯項羽施之於敵國之赤子李廣施之於解辮之羌服則誠惡矣未可以爲反覆傾危之亂人引以求曲宥也施大仁惇大信各有其時各有其情各有其理以一言蔽千古不齊之事變適以自蔽而已

宦者監軍政於外而封疆危宦者統禁兵於內而天子危監軍之危封疆李德裕言之至悉矣乃天子之危非宦者之統禁兵遽能脅之而死生廢立之也天子之兵散布於天下將皆其臣卒皆其民也其在內而爲禁兵如唐神策軍者但百之一耳又非百戰立功能爲天下雄者也宦者雖握固之以爲己有而勢不能與天下爭衡脅君自恣乃至弑刃横加豈能無畏於四方之問罪乎其無所懼而血濺宮庭居功定策者實恃有在外監軍之使深結將帥而制其榮辱生死之命指麾吏士而市以响嘔冥犒之恩也

君子所弗尚也

故王守澄陳弘志楊承和躬行大逆不畏天下有問罪之師乃至四朝元老分符持節之裴中立亦視君父之死嘿口而不敢詰何獨一劉從諫執言相加而懷來又不可問無他諸節之兵皆宦者之爪牙舉天下而在其掣肘雖仗義欲鳴而力窮於寡助也於是而知德裕之爲社稷謀至深遠矣其以出征屢敗爲言者指其著見之害以折之使不敢爭耳顧糾其汨撓軍事之失而不揭其攬權得眾之禍使無所激以相牴牾則潛伏之大慝暗消於忘言矣此德裕之所以善於安主而防姦也然抑豈徒其立言之善哉仇士良忌之而不能傷乃乞身以去敕監軍不得預軍

務選牙隊而楊欽義劉行深欣然唯命而不敢爭極重之弊反之一朝如此其易者蓋實有以制之也唐之相臣能大有爲者狄仁傑而外德裕而已武宗不夭德裕不竄唐其可以復興乎

後世有天下者欲禁浮屠之教以除世蠹也良難會昌五年詔毀寺及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可謂令之必行矣然不數年而浮屠轉盛於是所謂黃檗者出而教外別傳之邪說充塞於天下禁之乃以激之而使興故曰難也武宗聽道士趙歸眞之說而闢佛以邪止邪非貞勝之道固也未幾而武宗崩李德裕遂竄宣宗

忌武宗君相而怒反其政浮屠因緣以復進其勢爲之也雖然假令武宗永世德裕安位而行志又豈可以舉千年之積害一旦去之而消滅無餘哉何也以一日矯千年之弊以一君一相敵舉天下狂惑汜濫之情而欲剷除之無遺是鯀之陻洪水以止其橫流卒不能勝者也夫舉天下積千年而奔趨如鶩自有原委亦自有消歸故天下之僧寺蘭若欲毀之則一旦毀之此其無難者也勒二十餘萬僧尼使之歸俗將奚歸哉人之爲僧尼者類皆孤露惰游無賴之罷民也如使有俗之可歸而晏然爲匹夫匹婦以田爾田廬爾廬尚留斡止也則固十九而不爲僧尼矣一

且縻之使無所往而得措其身則合數十萬伏莽之戎黠者很者陰聚於宵旦憤懣圖惟謀歧塗以旁出若河之決也得蟠穴以通而奔流千里安可復過哉故浮屠之教至大中以後乃益爲幽眇閃爍之論弔詭險畸之行以聳動生人而莫測其首尾以相詫而翕從之皆其擯逐無聊之日潛身幽谷思以爭勝而求伸者也夫欲禁浮屠氏者亦何用深治之哉自有生民以來有四民則有巫巫之爲術不一要皆巫也先王不能使無也浮屠之以扇動天下者生死禍福之報應而已則亦巫之幻出者而已若其黠者雜莊列之說竊心性之旨以與君子之道相競而見道未

術者誠之然亦千不得一也故取浮屠之說與君子之道較然白而毀王固不能保於末俗取浮屠與巫者等而以巫道處之則天下固多信巫而不信浮屠者其勝負相敵也浮屠而既巫矣人之信之也猶巫則萬室之邑其爲巫者凡幾而人無愛藏巫如父母者且猶然編戶征徭之民也如此則浮屠熸矣故寺院不容不亟毀也範金冶銅之像不容不亟銷也田園之稅丁口之徭不容不視齊民也無廣廈長寢以容之無不稅之田以豢之無不徭之政以逸之無金碧丹漆以蠱其目無鐘磬鈴鐸以淫其耳黯淡蕭條而又驗其老幼使供役於郡邑則不待勒以歸俗而

僧猶巫也巫猶人也進無所安退思自便必將自求田廬自畜妻子以偕於良民數十年之中不見其消而自無幾矣即有存者亦猶巫之雜處弗能爲民大病者也禁其爲僧尼則傲岸而不聽含怨以圖興弗禁其僧而僧視耕夫之賦役弗禁其尼而尼視織女之縷征無所利而徒苦其身以茹草而獨病未有不翻然思悔者徒衆不依而爲幽眇之說弔詭之行者亦自顧而少味先王之不禁天下之巫而不殊於四民之外以此而已然則有天下而欲禁浮屠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亦何難之有哉特未之思耳

宣宗

宣宗初識李德裕於奉冊之頃即曰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夫宣宗非孱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氣發於聲色如[illegible][illegible]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習驕倨者曾果見之而怵然哉有先入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武宗疾篤旬日不能言而詔從中出廢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豈旦夕之謀哉宦官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與定謀竊竊然相嚅唲於祕密之地必將曰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與己如小兒之竊餌見廚婦而不簡也語曰盜憎主人其得志而欲誅逐之必矣此抑有故德裕當武宗之日得君而行志裁損內豎之權自監軍始

監軍失權而中尉不保神策之軍於時宦官與德裕有不兩立之勢德裕爲之有序無可執以相撓而上得武宗之信任下有楊欽義劉行深之內應故含怨毒也深而不敢發迨乎武宗疾篤不能言之日正其河決癰潰可乘以快志之時也不廢皇子立宣宗則德裕不可去不誅宣宗以德裕威棱之可畏則宣宗之去德裕也不決其君惴惴然如捍大敵之不能姑待而後德裕必不能容蓋德裕之所能控御以從己者楊欽義劉行深而已二人者其能敵宦中無算之貂璫乎皇太叔之詔一下德裕無可措其手足待放而已矣唐之亡亡於宦官自此決矣或者謂德裕事

契闊之任相得甚歡而不能於彌留之際請憑玉几受顧命以定冢嗣使姦人得擅廢立之權非大臣衞國之誼是已然行說於武宗春秋方富雖有疾而非必不可起之危候乃將大有所爲而不得遽謀身後迨及疾之已篤胥不能言雖欲排閤請見而誰與傳宣以求必得哉所可惜者先君之骨未寒太尉之逐已亟環唐之廷無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勤者豈徒無爲之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奪相位崔楊牛李抑引鍼以望內遷而鄭肅李回莫能禦也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孤傲而不廣引賢者以共協匡贊邪抑自朋黨興唐之士風披靡於榮辱進退之間而

無賢可薦邪二者皆國家危亂之勢也必居一於此宜乎周之不復興矣

宣宗初立以旱故命大臣疏理繫囚而馬植亟以刻嚴之言進請官典犯贓及殺人者不聽疏理夫二者之不可違釋是已而並不聽其疏理唯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辯宣宗用申韓之術束濕天下以失人心植實首導之矣唐自高宗以後非弑械起於宮闈則叛臣訌於肘腋自開元二十餘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而不足以亡者人心固依戀而不忍離雖役繁賦重死亡相接抑且戴弈葉之天子於不忘無他自太宗以寬容撫士庶呑舟漏網則游鱗咨呴

沫於湔嶼即有弱肉彊食之害而民不怨其上也羅希奭
吉溫以至竆凶如侯索周來抑但施慘毒於朝士而以反
叛爲名未嘗取吏民瑣細之愆苛求而矜其聰斷馬極之
徒導主以淵魚之察而後太宗之遺澤斬矣樞之言曰貪
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亦近乎情理之說也乃上方
下寬恤之政用荅天災而遽以綜覈虔矯之令參之則有
司相勸以武健持法律以核吏民廣逮繫以成鍛鍊有故
入而無矜疑士怨於官民愁於野胥史操生死以取貨賄
可勝言哉夫申韓之以其術破壞先王之道者豈不以爲
情理之宜誅有罪以恤無辜乎而一倚於法天下皆重足

而立君子之惡其賊天下而殄人國脈者正以其近於情理易以惑人也以贓吏論古今無道之世人士相習於貪叨而其得免於逮問者蓋亦鮮矣夫苟舍廉恥以縱朶頤則白晝攫金而不見人豈罪罟之所能禁乎無道以止之於未淫則察之愈密誅之愈亟夤緣附託行賄以祈免之塗愈開賄不給而虐取於民者愈劇究其抵法而無爲矜宥者一皆拙於交游吝於薦賄鄙壑易厭之細人而已以法懲貪貪乃益滋而上徒以召百官之怨讟下益以甚窮民之朘削法之不可恃也明矣以殺人論人卽不伏毆刀於市亦未有樂於殺人者也已論如法而苟全於疏理之

下雖不死而生理亦無幾矣若其忿懟發於睚眦則當揮拳操刃之下惡氣熏心罔目自忘其死抑豈暇念他日之抵法而知懲若云死者含冤則天地之生業已殺一人矣而又殺一人以益之奚補哉且一人抵坐而證佐之株連寡妻孤子之流離於寺署者凡幾也故貪吏伏法殺人者死法也法立於畫一而張弛之機操於君與大臣之心君子之道所爲迥異於申韓之刻薄者不欲求快於一時之心也心尙快而天地和平之氣已不足以存俗吏惡知此哉綜覈行而上下相督還相蔽也炫明者瞀炫聰者聾唐宗存保之而澌宣宗君臣銷鑠之而無餘焉植實首導之

苛刻一行而莫之知止天下粗定而卒召吏民之叛以亡固不如婦者之姑息亂而可存也

知人之難久矣而抑有其可知者君子持之以爲衡而失亦鮮矣人之爲不肖也其貪惏賊害淫溺憒亂得之氣質者什不得一類皆與不善者習而隨之以流因以氾濫而不可止故君子之觀人於早也持其所習者以爲衡覘其師友覘其交游覘其習尙未嘗無失而失者終鮮拔騂角於犂牛之中非聖哲弗能也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既爲學士遂乘武宣改政之初奪德裕之相竭力排之盡反其政以陷德裕於貶死而亂唐室夫敏中之不可引而使

在君何俟於再計而決者哉德裕之初引敏中也以武宗聞白居易之名欲召用之居易老而德裕以敏中進然則知敏中者以居易用敏中猶其用居易也居易以文章小技而爲嬉遊放蕩徵聲逐色之倡當時則裴中立悅其浮華而樂與之嬉至宋則蘇氏之徒喜其縱逸於閑撿之外而推尙之居易之名遂喧騰於天下後世乃叙其人則元稹之死友也稹聞謫九江而垂死驚坐胡爲其然哉以蕩閑踰撿相暱於聲色而爲輕浮俗艷之詞以蠱人於淫縱當其時如杜牧者已深惡而欲拔以法矣稹鬻身奄宦排抑正人以使河北終叛而爲唐之戎首居易護爲死黨不

得則託於醉吟以洩其青衫之淚敏中為其從弟與居易遊因之而受君相之知夢寢之所席而安者居易耳若此而欲引為同心以匡君而衛社稷所謂放虎自衛者也而德裕胡弗之知也使武宗欲用居易之日正色而對曰此浮薄儇巧之小人耽酒嗜色以淫詞壞風教者陛下惡用此為則國是定矣李沆劉健之所以允為大臣也而德裕不能其尚有兩端之私與不然則己習未端心無定衡之可持而易以亂也先儒謂蘇軾得用引秦觀之徒以居要地其害更甚於王安石唯其習尚之淫也舍是而欲甄別人才以靖國家培善類未有能免於咎者也

周墀爲相韋澳謂之曰願相公無權傷哉斯言所以懲李
相朱崖之禍而歎宣宗之不可與有爲也宰相無權則天
下無綱天下無綱而不亂者未之或有權者天子之大用
也而提權以爲天下重輕則唯愼於論相而進退之相得
其人則宰相之權即天子之權挈大綱以振天下易矣宰
相無權人才不繇以進國事不適爲主奚用宰相哉奉行
條例畫敕以行莫違其式而已宰相以條例行之部寺部
寺以條例行之鎭道鎭道以條例行之郡邑郡邑以條例
行之編氓苟且塗飾以應條例而封疆之安危羣有司之
賢不肖百姓之生死利病交相委也抑互相容以雕其姦

也於是兵疏於邊政弛於廷姦匿於側民困於野莫任其咎咎亦弗及焉宰相不得以治百官百官不得以治其屬民之愁苦者無與伸驕悖者無與禁而天子方自以爲聰明偏察細大咸受成焉夫天子亦惡能及此哉摘語言文字之失按故事從違之迹而已矣不則寄耳目於宵小以摘發杯酒尺帛之愆而已矣天下惡能不亂哉上攬權則下避權而權歸於宵小天子爲宵小行喜怒而臣民率無以自容其後令狐綯用一刺史而宣宗曰宰相可謂有權其埶天下之權使散寄而無歸固不可與有爲也韋澳見之審矣無權則焉用相哉弗問賢不肖也但可奉行條例

皆可相相之類府史皆徒也又奚以異周墀又何用相爲生斯世也遇斯主也不能褰裳以去而猶食白麻之[illegible][illegible]亦不可謂有恥矣

德宣二宗皆懷疑以御下者也而有異故其致禍亦有殊蓋德宗疑其大而略其小故於安危大計不信忠諒之言姦邪得乘之而亂遂起然略於細小之過忘人於偶然之失則人尚得以自容於盧杞之姦傾聽之於陸贄之忠亦傾聽之故其臣無塗飾耳目坐釀禍原之習其敗亂終可拯也宣宗則恃機警之耳目聞一言而即挾爲成心見一動而即生其轉念賢與姦俱岌岌不能自保唯蔽以所不

見不聞而上蠹國下殃民徼幸免於譏誅則無所復忌雖有若陸贄之忠者在其左右一節稍疏羣疑交起莫敢自獻其悃忱其以召亂也緩而一敗則不可復救矣馬植之貶以服中涓之帶也蕭鄴之命相旨已宣而中止以王歸長之覆奏也崔慎繇之罷以微露建儲之請也李燧之鎮嶺南旌節及門而返以蕭倣之一言也李遠之不用以長日碁局之一詩也李行言以樵夫片語而典州李君奭以佛祠數老而遽擢舉進退刑賞之大權唯視人謦欬笑語流目舉踵之閒而好惡旋移是非交亂荆棘生於方寸怏害集於俄頃自非白敏中令狐綯之戀寵耆榮誰敢以身

試其事綜而爲之用乎天下所與交相飾以避過則朝廷列士偶之衣冠州郡恣穿窬之長吏養姦匿慝窮民其奚恃以存哉嗚呼懷疑以察纖芥之短長上下離心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其符懿宗而禍始發猶幸也又惡足以比徽宗哉當至動也火至明也以灼灼之明爲非常之動其象爲豐豐其蔀日中見斗以星之明亂日之明則窺其戶而無人易之垂訓顯矣哉

古今之亡國者有二軌焉姦臣篡之夷狄奪之也而禍各有所自生夷狄之奪晉宋是已君昏將懦兵弱而無紀則民雖帖然圖安乃至忠憤思起爲之效命而外逼已危不

能支也姦臣之纂則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必編民積怨盜賊緣興而後姦臣挾平寇之功以鉗服天下而奉己爲主漢唐是也張角起而漢裂黃巢起而唐傾而漢則有公孫舉張嬰以先之唐則有雞山妖賊浙東裘甫以先之一動而戢再動而熾三動而如火之燎原不可撲矣唐之立國至宣宗二百餘年天下之亂屢矣而民無有起而爲盜者大中六年雞山賊乃掠蓬果三川言辭悖慢民心之離於是始矣崔鉉之言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當是時也外無吐蕃回紇之侵陵內無河北淮蔡澤潞之叛亂民無供億軍儲括兵遠戍之苦宣宗抑無宮室游觀縱欲歛

怨之先天下亦無水旱螽螟千里赤地之災則問民之何以迫於飢寒而遽走險以自求斬艾乎然則所以致之者非有司之虐害而誰耶李行言李君奭以得民而優擢宜足以風厲廉隅而坊止貪濁矣然而固不能也君愈疑臣愈詐治象愈飾姦蔽愈滋小節愈嚴大貪愈縱天子以綜覈御大臣大臣以綜覈御有司有司以綜覈御百姓而弄法飾非者騁以玩模棱自保者濡於凶民安得不飢寒而擾攘以起哉小說載宣宗之政瑣瑣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溫公亟取之登之於策若有餘美焉自知治者觀之則皆亡國之符也小昭而大聾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

不能言而蹶興不可制一寇初起翦滅之一寇遲起又翦滅之至再至三而不可勝滅亂人轉徙於四方消歸無地雖微懿宗之淫昏天下波搖而必不能定宣宗役耳目懷戈矛入黠吏之𦶒驅民以凍餒其已久矣至是而唐立國之元氣已盡人垂死而六脈齊張此其候矣

韋澳者以藏身自固爲道者也異於貪進病國徼幸危身之鄙夫遠矣而不足以謀國宣宗屛左右與商處置宦官之法而澳曰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擇其中有識者與之謀此其爲術也甚陋澳之識豈不足以知此之非策而云爾者不敢身任其事以自全而已矣太和之變

所以十餘年而臣死者李訓鄭注本無藉小人舒元輿賈餗皆貪財爲朝野所側目與宦官以機械相傾而不勝其位也而豈宦官之終不可受治於外廷哉舍外廷而以宦官治宦官程元振嘗誅李輔國矣王守澄嘗誅陳弘志矣是以毒攻毒之說前毒去而後毒更烈也蓋宦官之亂國而弒君也與外廷之小人異小人誅則其黨亦離能誅小人者即不必爲君子而亦懲小人之禍以反其爲者也若宦官則自爲一類而與外廷爭盈虛衰王之數其自爲黨也一而已矣勿論進而與謀謀之必洩祇以成乎禍亂即令抒心盡力爲我驅除而誅彼者即欲行彼之事天子恃之

外廷拱手而聽之後起之禍倍溢於前又將何所藉以芟夷之哉故曰其術陋矣夫天子而果欲斷以行法誅不順之奄孽正綱維以自振也豈患無其術哉外廷非盡無人也即如李文饒者優游諷議而解諸道監軍之兵柄則使制此曹餘也優有餘裕而摧抑之以嚮於死充位之大臣則爲白敏中爲令狐綯懷祿固寵之鄙夫既陰結內援而不敢任誅勦之事使其任之又舒元輿王涯賈餗之穢耳蕪其炫小明而矜小斷以纖芥之嫌疑爲轉眄之刑賞其以爲懷名器者匹夫之吝也其以爲察吏治者老婦之聰也佞人亟進而端士離心故僅一守正之韋澳而唯訏全

身於事外切使推誠待下拔功業已著才望可委之大臣修法紀以飭中外乃下明詔申太宗之禁制廢中尉之官以神策之軍授司馬革樞密之職以機要之務歸中書奪其所本無而授以埽除之常職是天子大臣所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廷臣莫敢異議百姓莫不欣悅藩鎮莫不欽仰一二懷姦之奄豎何所挾以相抗亦奚用屏人私語若大敵之對壘力不能支思乘瑕而攻叔之乎或曰習已成則其黨已固奪之遽則其怨必深環左右者皆其徒也伏弒械以求逞宣宗所重慮者未爲過也夫惡唯隱而益深故孔子成春秋而亂賊懼發其所匿而正名之則惡洩

而不能再與矣夫憲宗敬宗之不保其軀命豈嘗序而奪之使激而成之乎憲宗之弒陳弘志雖伏辜而未正其惡敬宗之弒劉克明雖授首而未誅其黨內外交相匿而後伏莽之戎有所怙以相脅宣宗於此正告中外詰先君之賊申汚豬之討宣發其惡顯然於天下之耳目則使有今將之心抑知其無所匿藏而逃不赦之辟又孰敢睥睨君父以逞其狂圖哉太和君臣唯不知此是以伏兵殿幄反受大逆之名三相駢死於獨柳非外廷與謀而事機必敗也乃宣宗之爲君也以非次爲宦官所扳立反以貽怨於社稷之臣故懷私恩忍重辱隱而不能發露耳是以薛澳

遷延自免而不能爲之謀知其荏苒者之有所繫也
國無可用之人則必亡國之無人非但其君不欲用之抑欲用之而固無人也錚錚表見者非迂不適用則小有才而不足任大如是者不得謂之有人夫其時豈天地之吝於生才以亡人之國乎秉道行義德足以回天者閒世而一出亦安能必其有或賢智之士宅心無邪而樂爲君用則亦足以匡亂救亡功成事定而可卓然爲命世之英此則存乎風尚之所移耳故國之無人惟賢智之士不爲國用恬然退處以爲高以倡天下置君父於罔恤於是乎國乃終以無人夫一二賢智之士不爲國用而無損於當世

似未足以空人之國使忘君父也乃唯賢智之士立身無瑕爲謀多臧天下且屬望之而以不爲國用爲道其究也置其身於是非休咎之外天下具服其卓識而推以爲高於是知有其身以求免於履凶蹈危者皆蔡其風以爲藏身之固則宗社安危生死一付之迂愚巧黠之人而自好者智止於自全賢止於不辱志不廣學不博氣不昌乃使數十年內盡士類皆成乎痿痺渙之習自非懷祿徼幸依附亂賊而不慙者皆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之人也於是乎天下果於無人而狐貍晝嗥沐猴衣錦尙誰與治之哉宣宗之世上方津津然自以爲治也而韋澳請其甥

柳玭曰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皆吾曹貪名位所致耳是其爲言夫非賢智者之言乎於是上欲以澳判戶部且將相之而浩然乞出鎮以引去葢澳之不爲唐用非一日矣周墀入相問以所可爲則曰願相公無權宣宗屏人語以將除宦官則曰外廷不可與謀其視國家之治亂如越人之肥瘠而以自保其身者始終一術也葢於時賢智之士周覽而俯計焉擇術以自處焉視朝廷如燎原之火不可嚮邇非令狐綯之流容容以徼厚福者無不戒心於謀國矣此習一倡故唯張道古孟昭圖之愚忠以自危魏謩馬植之名高而實詘姑試其身於險而陰濟其不爾者率以全

身遠害爲風軌故鄭遨司空圖營林泉以自逸而梁震孫光憲羅隱周庠韋莊之流寄身偏霸以謀安其於憂世愛君之道夢寐不及而談笑不涉天下惡得有人哉宣宗之世唐事猶可爲也而何以人心之遠爾也宣宗甫踐阼而功著封疆謀匡宮府之李文饒貶死於萬里之外其所進而與圖政者又於一言一笑一衣一履之閒苛責其愆違士即忘身以殉國亦何樂乎受不令之名以穢辱哉人君一念之煩苛而四海之心瓦解則求如李長源陸敬輿履艱危受讒謗以自靖者必不可得非唯不得賢智之士固且以爲戒也不亡何待焉

安史作逆以後河北亂淄青亂朔方亂汴宋亂山南亂涇原亂淮西亂河東亂澤潞亂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爲之根本也唐立國於西北而植根本於東南第五琦劉晏韓滉皆籍是以紓天子之憂以撫西北之士馬而定其傾東南之民自六代以來習尚柔和而人能勸於耕織勤儉足以自給而給公故不輕萌狷狂之志永王璘劉展一妄動而卽平無與助之者也劉展既誅席安已久竭力以供西北而不敢告勞至於宣宗之季年而後亂作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李訥越三年而嶺南亂矣湖南逐韓悰矣江西逐鄭憲矣宣州逐鄭薰矣不謀而合並起於一時其稱亂者

皆游惰之兵非兩河健戰之雄所逐者皆觀察使奉朝命以牧軍民非割據擅命之雄倚牙兵以自立倡偏裨以犯上非所據而人思奪之者也蓋於是而唐之所以致此者可知矣在昔之日軍興旁午供億繁難而不叛大中之世四海粗安賦役有經而速反豈宣宗之刑民而無厭飽者使然哉觀察使慢上殘下迫民於死地民乃視之如仇讎不問而知李訥輩之自取之也雖然又豈非宣宗之縱蠹賊以害良稼哉觀乎張潛之言曰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減削衣糧則羨餘奚於代移之際者何從而致蓋進奉者兵民之所繇困而即其所繇叛也及懿宗

之初始禁州縣稅外科率而薛調上言所在羣盜半是逃戶故軍亂方與民亦相尋而爲盜裘甫之聚衆旬日而得三萬皆當年晝耕夜織供縣官之貧斂者也貨積於上而怨流於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黃巢一呼而天下鼎沸有司之敗人國家不已酷乎夫宣宗之於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敎貪自己令狐綯父子黷貨於上省寺相師而流及郡縣塗飾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無所忌唐之亡宣宗亡之豈待狡童繼起始沈溺而莫挽哉於是藩鎭之禍且將息矣河北諸帥皆庸豎爾是弗難羈靮馭者彼昏不知惴惴然防之而視東南爲噤虜

不知痛瀝血不知號之圈豚池鶩也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豈不信夫民者兵之命也安者危之府也察者昏之積也弱者彊之徒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終